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

天津徐世昌

嘉興二錢學案

澁澁衍石警石兄弟自爲師友以純儒相勉務兼通漢宋一時

稱二石曾文正稱其恪守程朱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與桐

城姚氏相近然其飭倫紀敦孝友要自有家法而博洽羣

書仍爲浙西之派焉述嘉興二錢學案

錢儀吉初名遠吉字靄人號心壺又號衍石嘉興人刑部侍郎

加尙書陳羣曾孫父福胙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氏世篤孝

謹初其族人汝霖與張楊園游故家學宗向程朱先生成嘉慶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直現審處剖決精審累

遷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巡城按庶獄事至卽決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繫株累耳尋以京通倉粟積虧比年查倉諸科道皆坐罷先生亦與焉主廣東學海堂講席定諸生讀書法勉以砥行誼掣經史又主河南大梁書院課士如學海集刻宋元諸家治經之書爲經苑道光三十年卒年六十八先生治經先求古訓博考衆說而折衷以本文正義嘗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撰說文雅厭以爾雅十九篇之次寫說文九百四部之文採經籍傳注廣爲引證未畢授子寶惠足成之其讀史必考一朝之制度典章撰三國會要晉會要南北朝會要體裁本徐天麟而有所變通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以本書帝系輿地或爲之表條繫字綴鉅細畢賅尤熟於本朝掌故嘗充會典館總纂爲皇

輿圖說四十卷仿杜大珪名臣琬琰錄焦竑獻徵錄輯先正碑  
版狀記爲碑傳集一百二十卷其爲文修辭立誠實事求是有  
衍石齋記事彙十卷續彙十卷補晉兵志卽在集中又續彭紹  
升良吏述亦附集以行其詩自刊者刻楮集四卷旅逸小彙二  
卷又有游閩定廬諸集晚出尙多未刊者

參記事彙蘇源生  
撰書先師星湖先生

事  
史傳

三國會要序例

予自弱冠流覽乙部日誦政書每苦歷朝史志以類求之多不  
相續雖沈約遐稽皇古隋書并包五代彼皆義取兼及語焉不  
詳卽京兆之典貴與之攷囊括縣紀亦皆僅舉其大端獨會要  
製如杜典而斷代爲之又不拘以文史之體條綴字繫鉅細畢  
賅予竊有取焉顧兩漢著於徐仲祥唐五代成於王齊物爰自

章武偏安迄乎大業末造其閒帝制十二代涉歷四百年概未有述之者不揣卑陋爲補其闕曰三國會要曰晉會要曰南北朝會要而三國之書先成因著其命意緣起如此

會要之體昔有二焉王氏之於唐五代近接見聞多錄文案徐氏之於兩漢遠稽載籍頗類史鈔今之體裁悉本徐氏而又有所變通者蓋西漢惟取孟堅東京稍輯舊注茲則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於本書此其不同也古之學者左圖右史用資攷鏡若乃龍門十表原本周譜旁行邪上又圖之支流也故予於帝系輿地諸門或爲之圖或爲之表至於推步術算以及史文奧蹟者通其所可知則又閒爲之註釋三者皆徐氏所未有而予創意焉此又不同也始予嘗欲補撰姓氏兼錄藝文旣而思之肉譜之學貴於通貫前後脈絡相仍而隋

書經籍或無撰人之名亦難限以時代乃別撰姓氏通略藝文通略而於此則皆闕焉惟文學門略舉京師民政門附鈔希姓識者幸無訾其疏漏此又予撰集會要三書之通例也

陳承祚習彥威同爲晉臣而國志帝魏春秋尊蜀者蓋承祚世仕劉朝跡同歸正且目觀泰始之禪而欲以西邸之降王爲與朝受終之神主也烏乎可若夫江左偏安略加章武習氏乃得以申其正議非兩賢才識有殊所遇之時不同也自朱子通鑑綱目以蜀爲正統今則久經論定無俟表微故予撰次前事惟先蜀而後魏而於承祚本文不敢迴易一字卽蜀二主之稱亦仍舊貫蓋史鈔之體固應爾也惟他書間有斥二主名者今悉改書先主後主曩乾隆閒敕修四庫全書昔人著述有斥漢武名者特詔俱爲刊正是則予之爲此所以恪循先朝訓誥之美

又不徒爲拙著畫一之體而已

裴世期之注國志也鈔內衆書隨違矯正觀其用心博且密矣然而公安改名一事兩出黃初朝日校術懸殊蓋著述之難雖聚學審問終不能無小誤也予既錄本注旁求它籍於晉書得魏律序毛后銘旌議於宋書得魏吳諸樂章及長沙桓王父名於水經注得劉靖戾陵塌表於通典得諸禮議及九品之法於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於隸釋得三字石經於續通鑑長編得魏戶口數於永樂大典得魏都城圖金墉城圖於至正金陵新志得吳都城圖又覽類書以甄墜遺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攷專家以鏡始末如官制則唐六典刑法則唐律疏義輿地則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等采當時議論以究風俗如徐幹中論劉劭人物志等連綴塗改朱墨紛紜念釋在茲不遑監寐顧以性謝彊記家鮮儲書掌錄徒勤汗

青難信且蜀漢遺事涉獵尤罕僅於華陽國志知其有太學於  
玉海知昭烈嘗置五軍一官匏繫不得窮訪穹谷親質方聞璋  
編珍表豈絕天壤輟翰相思屏營曷已  
徐氏兩會要其類皆十有五西漢并封建於職官東漢并祥異  
於術數今則封建祥異皆別出之而并輿服於禮制猶十有五  
也改帝系爲統系術數爲天運方域爲輿地蕃夷爲外域餘皆  
從同前賢攷論閒存數則其有管蒞之見亦附著各條之下陳  
志傳本官刊而外以明馮祭酒本爲勝然譌奪亦不少予嘗采  
集義門何氏西溟姜氏少章陳氏立侯李氏堇浦杭氏東潛趙  
氏辛楣錢氏頤谷孫氏諸先生之言讐勘積謬爲三國志證聞  
三卷而撰述此書則又隨錄隨校凡所據信悉注下方郢書燕  
說之譏蓋戛戛乎斲欲免之而卒未知其果免否也



史家於古人名遇其所當諱則改稱字唐人修晉書稱戴若思  
劉元海者避高祖諱也范蔚宗於郭泰鄭泰皆書字避家諱也  
今本郭林宗傳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條獨書泰名  
乃章懷引謝承後漢書而誤入正文者詳見錢氏攷異范書朱  
穆傳字張安世曰子孺白田王氏謂是章懷所改是則後人避  
諱而改舊史亦有前事可徵今於鄭康成劉威碩崔季珪邢子  
昂滕承嗣樓承先諸人依章懷之例皆改稱字若陳長文亦字  
者避先曾大父文端公諱猶蔚宗志也與此審更欲火越繪皆  
是書之成吾里葉兩垞維庚分編陳志實始椎輪朱筠麓前輩  
鴻爲注乾象景初二術海昌張神羊豸冠更審定之三君子之  
勤視予有加焉家貧遠宦京師族子弟無從者又無錢以賃書  
手版曹承乏簿領滋繁中更私艱輟筆者近十年矣入臺以來  
政事差簡長子婦李氏介祉仲女遠苓侍人姚靚請爲予錄橐

於是條緒粗立首尾略具予性剛才拙終鮮朋友又或篤行達  
材或在公夙夜而不及賞析文字靜念平生可與斯事者嘉定  
陳蓮夫詩庭桐鄉程密齋同文陽湖董方立祐誠而今則已矣  
匠石運斤久亡其質伯牙撫弦恫乎有餘悲已往李次白貽德  
公車戾止見予屬稟勛以亟成次白好學湛思靜照若鏡行將  
寫副寄家求是正焉

國朝碑傳集自序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  
蹟炳著國史矣而石室金匱之藏外人弗得見曩承乏會典之  
役幸獲敬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今乃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集  
錄之例撰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別傳得若干篇以  
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爲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

林不啻嶽之一塵海之一勺耳有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攷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爲耳目之玩已也其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蹟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閒爲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善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攷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爲賢士大夫畜德之助凡百二十卷後有得者當爲續次云

國朝碑傳集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米者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惟雜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溯雍正元年諭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

之已久可無罷宜如舊徵而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稟矣  
會予再莅雲南司檢舊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縣歷數  
十年未嘗駁詰疑必有故今於其事之創始雖不可得詳旣謂  
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破除爲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  
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隆以來盡追索  
之邪抑自今年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尙書索綽羅  
公用予言更其稟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  
穆堂侍郎所爲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白江右多山谿道  
險漕糧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  
全書康熙三十八年得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  
貼費運米水次者聽著爲令當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  
公與郎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

持議不刺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攷而文字之益爲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極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奮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爲後序

文集

周易中說上

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矣大矣二儀網緼萬彙變化胥該乎易而余謂大要不出乎一中天下事無大小理無深淺中則從不中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或明言或否皆以中斷之中有其位有其德俱得之上也有一焉次也苟德與位皆失則剛雖似乾柔雖似坤而兩不可訓二卦理之至純也而猶如是乎乾陽爻六坤陰爻亦六然乾之大人惟二與五坤二曰无

不利五曰元吉此上下卦之中位而德能勝之言乎重卦之中則乾三四一言乾乾一言或躍无悔象也坤含章及括囊舉无戰形也蓋二五居中上下相等三四則不能齊也故同爲中而有差次亦惟理或盡或不盡耳亢龍玄黃惟德位皆不得中而至於剛柔率以爲病而無所取不然何凶悔之有或者曰信如斯言它卦二五豈俱元吉邪三四俱无咎悔邪夫亦有有其位而無其德矣則惟乾坤至純可以但言其位或者又曰乾坤信純矣則何以亢且戰夫吾固曰但言其位也蓋惟卦德之純者六爻皆德而位則不同何以覈其純也曰潛曰或躍斯時之龍德非有損可知也曰飛龍在天又非有加乎潛之時又可知也故其不同者不在德而在位也不習无不利聖人懼後世不察坤之純德而居此位者率謂无不利故著其直方大敬內義外

敬義固六二之本德也必敬義而後无不利則世之得位者其亦思所以勤德乎六五黃裳子服惠伯所言其理亦如是而已然而易之義非一爲道也屢遷而不可究亢戰則位固如是矣曰悔曰血此雖有卦德而辭則又據無德者而言誠使聖人處之兢兢於持盈居尊之道亢矣而守之以謙戰矣而懷之以仁又何慮其悔且窮故曰有一焉而猶可以處也蓋中之不能已也固如斯夫子思子中庸一書其源蓋出於周易天命之謂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同乎言秉彝之無不正也率性之謂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同乎言遵循之不可歧也學問寬仁聚之而辨而居而行言修道之事此正君子之教也不成乎名謂夫愼其獨也自強不息謂夫不可離也在田在天所以中和无成有終所以位育蓋易言三才之道其實一也中庸略二儀之功能

而指其切近而仍不外乎天地之道自日用飲食以至不覩不聞存愈密而化愈神極之貫光洞泉曠遠廣博而無非中也庸也而謂作易之理不在是哉余故爲之記以俟世之鏡道者質焉

周易中說下

天下之事理之紛然而莫可窮盡也聖人必推其本焉萬物之生生於天地故聖人作易首乾坤乾陽坤陰陰陽和而萬物生是固然矣夫陰陽生萬物而亦必有其所由生其所以生之而畸陰畸陽而陽或至於亢陰或至於弱則萬物且失其和而不能生惟其有所由生故陰陽爲本乎萬物太極爲本乎陰陽惟其無畸陰畸陽不至亢且弱不生萬物者則太極者豈非大中也哉孔子曰君子中庸又曰君子而時中天之心也仁之理也



亦曰中而已矣且夫陰陽有其中中不可象故聖人象之以陰陽然而陰陽者二氣也氣則杳冥恍忽無形無聲不可以言故聖人又略陰陽之氣而言其理理舉而氣存焉理謂何健順而已矣然則健順者固陰陽之理之中乎吾讀乾卦見四德首元而知聖人之仁也夫陽之爲德難言矣不肖如桀紂毒很近陰而恣睢暴烈實爲陽過之象過於陽而亡其國大剛則折不仁故也漢武帝宋神宗奮發踔厲一似有所作爲然而卒不底於治者不知乾元之德而不仁民也不仁故亡陽之本而失其所謂中以至於亡甯羸之論陽處父也曰天爲剛德而不能堪旨哉理乎聖人知之故言陽但以健明之而繼之以仁視天下無閒於己也仁也陽之至也有所治而日日如是行之弗輟也健也亦陽之至也所謂至者止乎此而過此卽失所以爲中大學

曰在止於至善天日行一度未嘗不及一度也而亦至乎一度而止使旦暮速之有一時之威迅而健且弗繼詩曰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詩曰冬之日夏之夜夫固不相及也夫仁人至公知天地萬物之始而後能公故曰元漢元帝優游寡斷婦人之慈諛以爲元揆且弗稱故曰失陽之中者恃私其明或知徒惠而無自強國家危亡得陽之中在健與元而處陰者又必順而無失其厚余觀僞陰符之言其陰皆以逆未嘗愛人逆而飾愛未嘗忠國逆而飾忠故曰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夫反虛爲實以進爲退在行軍固有之而於聖人之道則不然越之於吳貌服心覬雖襲一時之利而終失其所以爲本故亡吳而亦隨之且湯武仁人也爲法受惡順而行之故也使桀紂之暴罪惡旣久諸侯必有

誅之者然而民心所歸讓而後居豈非謝後世之口實而湯武  
盜行之而不爲飾者誠仁厚於民而急其難不得已也蓋順乎  
天命人心者其陰固如此而說者多言湯武逆取順守豈知順  
之理哉曹操不臣於漢目勤王以叛亂翦忠義若鯨鯢忍心害  
理可謂薄矣夢寐乎明堂黃屋而終身一王卒不敢干大位誠  
逆刺之以陰欺人而豈知非其本心哉故操莽安禪讓之名湯  
武冒篡弒之行一順一逆本之所以存亡也故曰失陰之中者  
爲很忍爲沈深而喪其天心故曰健順爲陰陽之中而本之不  
可亡者此也夫陰陽有其中太極先陰陽而定其所以中譬如  
將爲五丈之梁二而得十丈之木不羸不縮子貢問曰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繼之曰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卽中之說也朝廷之

上有政有刑政陽而刑陰高談文治建文且致燕師專任苛法  
嬴政僅延二世至於一出入一語默一燕飲賚予事事一太極  
事事一中而已矣天裂何也曰陽不足也地震何也曰陰有餘  
也其變也爲旱爲水其常也爲燠爲寒列子曰天地有中之最  
巨者誠然一草木也樹不華冬而菌不至夕一鳥獸蠢蠢耳  
而貉踰汶水而死鵲至和鬪而惡記曰天有時地有氣物之秉  
者卽爲物極然而物有太極亦中而已矣嗚呼天地男女萬物  
之理無不本乎中聖人定之以可見而以陰陽明之故易作而  
人皆知中堯之命舜也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以爲唐虞心  
法豈知古帝固有所授受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詩曰彼其之  
子不稱其服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楚棄疾不洩王  
言不得爲忠伊尹聖人也而放其君故易有太極極之爲中豈

妄也哉

新修句容縣學宮記

前咸安宮教習張君之教諭句容也始至謁學稽典禮正神位  
春秋執事有憲敬信既孚而學宮之築自乾隆至今歷年多棖  
桷之敝宜易新垣墉之侈宜復故始事於道光十五年乙未迄  
戊戌夏告成張君書謂儀吉曰履愧無師資之效幸茲事之集  
子其爲推原朝廷建學立教與夫古昔聖賢爲學之旨後世學  
術弊壞之由切言之以爲多士賜書詞鄭重未敢遽應雖然日  
月經天謂不知所以推行可也照臨之光謂吾目無覩焉不可  
也故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其言與其迹六藝之文備焉尤  
莫顯於論語洙泗之間夫子與門弟子所問答大較曰仁曰孝  
曰士曰君子曰成人曰善人之道言至庸也其及於政也曰愛

人曰舉賢曰無倦至於足兵食興禮樂術至平也使仕而不仕  
子說之未可仕而使仕子惡之鳴鼓攻聚斂也將命抑速成也  
進退及門皆以言行然則聖人爲學教人之意不可見乎蓋性  
道之精不易窺也始於仁孝神聖之詣不可幾也歸於成人治  
平之方以待用也濟之於禮讓由是察其言行如斯以爲教勉  
其言行如斯以爲學其諸孔氏之家法然與學校者講道論德  
之地也嚴事聖人赫然臨乎其上將誦其言服其教也不仁孝  
之求不士君子之修不能免於言行之尤悔而急求表見以爲  
用末流之無失也幾希夫導百川而注之必歸其壑射之中也  
赴其的今之爲學者尙訓故競文辭以爲才美也吾謂訓故所  
從入於聖賢之遺籍者也文辭則有見於聖言而出焉者也其  
能者或且有以羽翼乎六藝之文矣而退自攷驗修身踐言其

人亦多不同於流俗宜也不善學者徇末而忘本汨其聰明增其矜肆徒馳騫於聞見之博不暇求理義之悅心觀其言行與其所記誦判然爲二事則於學問之道果何益乎嗟乎自道之不明漢唐以來沈溺二氏者無論卽儒者之塗亦多且歧矣士大夫心思好尙又古今遞變而或至相反相攻詰然必有其終不可變者君子所以貴擇善也吾聞張君在官嚴禮教作箴戒範約諸生必以言行爲之的教有以行學有以成而道亦有以明矣竊書所見以復張君並質於邑中之英俊共商榷焉

答蘇菊邨

源生書

足下以謝君輯古文孝經而與之書謂劉光伯本多可疑者所見甚當惟十可疑之說意多旁出而所攷亦有未諦審者蓋爲學必從其朔循流而下若舉本以起末則事不煩而鮮所歧誤

將欲攷經典傳授異同真偽但取漢書熟讀之十可得七八藝文志之言今文孝經也曰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庠氏翼氏四家又曰長孫江后翼張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乃唐人撰五代史志云長孫多閨門一章果如所言向固何以云經文皆同也志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引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然則劉向所見真古文但多一章無閨門字閨門章始見於光伯所獻之本是以司馬貞得斥其鄙俗真古文且未見有是章而況長孫氏爲今文者此非史家錯謬卽隋書傳本誤爾班志之言古文尙書也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劉歆移書太常



亦但言逸禮有三十九篇

即班志禮記今之儀禮也儀禮五十六篇去高堂生今文十七篇得此數

下尚書稱十六篇義同皆以增多於今文者計之

書十六篇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俱

不言孝經

安國書序後人偽作故不引

至建光二年許冲上書稱其父慎學

孝經孔氏古文說又申言之曰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

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

具一篇并上是安國所得孝經古文至昭帝時始獻於魯之三

老安帝時許慎始有說而所謂官無其說者謂前此諸儒未有

傳說非謂官無其書也讀漢書誤以安國所得古文之數悉為

所獻之數斯許氏之言不得不疑為歧出故讀古書一字不可

忽略元遺山有言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此論文爾而為讀

書至善之法然唐宋以後作者疏密堅脆不能齊同固有不可

深求者如司馬貞惟駁正光伯古文闡門章之偽而近儒遂謂

貞削闈門章假使本有是章謂貞削之可也本無是章安所得  
削蓋世方右文人人思列於作者道聽塗說觸目多有辨之不  
勝辨吾但讀古書昭然黑白著於吾心世人出入主奴起滅之  
不已馮軾觀之亦足樂也何暇佐鬪哉若夫六藝皆出自孔氏  
而經師相傳本各不同如春秋三家皆周人所傳也而文亦多  
異孔壁古文孝經亦周人所傳爾不必孔子手定今文又在其  
後且師授不同卽篇文或異無足怪者若張霸百兩篇文意淺  
陋以中書校之非是儒林傳明著之安見漢代必無作僞之人  
而世亦未嘗無知之者也周師入郢江表圖書悉爲煨燹爲牛  
里人所稱五厄之一經籍志中梁有某書今亡者不可數計古  
文孝經亡於是時蓋亦可信此皆顯在前載而不必過疑者也  
足下謂司馬貞雖排古文斥孔傳仍請孔鄭並行而明皇詔亦

兩存之此言甚當提要已先及之其引說文仲尼无閒字及桓君山所舉古文字數光伯本皆不合亦足以補司馬氏之闕宜乎謝君歎爲甚確而無以易之也第二書尤明確可存稟至鄭注之爲小同略見玉海引國史志中近阮戶部攷之綦詳似可論定若安國之傳既不見班書始見於家語後序此正與古文尙書蹤迹相類竊疑亦是王肅皇甫謐輩僞撰足下嗜古勤學幸留意及之有所得希爲披示也

與李覲廷

祖光

書

連日閱志疑一册凡足下所疑數言可了者已評識册中有當詳論者不敢率略輒具書以答如左足下所自爲說二事其一謂士大夫廟祭當有樂然儀禮特牲少牢二篇皆無樂此在本經雖有它證義不可易其鄭注致女不著其時孔疏謂女之家

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足下據昏義婦人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於宗室教成祭之以證明疏義至爲確實六藝之言互相灌輸苟致其曲宜其隱則節節疏通無所底滯有不然者然後博攷而申辨之非好辨也故善言禮者證而多同不善言禮者辨而益紛觀足下於是言也可與習禮矣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

阮刻據十行本變作等誤

有藻爲文

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疏專據聘禮經文以釋裼襲相變之義而以垂藻爲有藉須裼屈藻爲無藉須襲按之經注皆合但鄭君立說自有次第故於聘禮上介執圭屈纁

卽藻字下璣亦同

授賓卽以曲禮

此文爲注其下經文卽曰賓襲執圭旣而賓致命又曰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又曰賓出公側受宰玉注謂使藏之

以上皆無藉則襲之明徵至於受而藏之執玉之事已畢此下

經文曰裼降立

謂公裼也

又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自後皆言享賓

事鄭君於此恐與前引執玉之文相混也則又明之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此正別於執玉之裼襲言之也孔氏知之故於執玉疏總言之曰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皆裼也言行享之裼不關執玉正得鄭意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云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此與聘禮注相證益明玉藻不文飾也不裼鄭云裼主於有文飾之事彼疏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

故裼裘也此孔氏述鄭意又甚明皙也此疏下文又云裼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裼與此同也凡皆推明鄭意以釋本句圭璋特而襲以下三句之義不關玉之有無藻藉以爲裼襲也足下疑於孔疏謂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與上文言受享則裼相違又與下引崔靈恩說圭璋有藻束帛加璧不須藻之言亦不合今僕發明鄭孔之言裼襲致敬自有兩義皆本禮經則可無疑於此矣惟崔氏言璣藉或有或無與疏語不合竊疑此疏皆無藉藻之上傳本脫一不字正言享時之玉或有藉或無藉耳請援朱子補皇侃說之例補一不字

見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二

則與上下詞意相貫而疏意謂賓於是時可

以裼可以無裼而必一於裼者則以行享之時主於見美以爲敬亦足以發明鄭氏後注之餘意矣然崔氏之言束帛加璧不

須藻顯與典瑞言璧琮纁皆二采一就相牴牾。疏家偶未詳辨。朱子固斥之矣。纁藉之制有二。一則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一則以組繫玉。因以爲飾。二者相連實是一物。皆見於聘禮。本經而傳注言其制度綦詳。賈公彥又云。以木爲中幹者。此纁常有不得云無藉。經云執玉無藉者。據絢組纁藉而言。尤爲分曉。自陸農師陳用之以古禮明著其物者。一槩抹掇而直以束帛爲藉。朱子亦疑之。而云不敢斷其是非。不謂白雲先生徑用新說。蔑棄古義。旣違鄭君又不宗朱子。其言實未可據。信凡治禮必主鄭君。朱子與門人言之非一願。先爲墨守師法久而通貫融洽。然後泛覽諸家。昭然白黑。自分乃不爲好新異者。歧惑也已。采就之說。鄭氏以一帀爲一就。而熊安生以采別二行爲一就者。據典瑞所云二采一就是。朱綠二采共爲一就。故以采別。

二行爲一就也采畫葦板之上上下下相次爲行前後環周爲市  
二行一市事不相妨非有異義也地祇之祭孔疏謂其神有二  
歲有二祭此與六天帝一歲九祭之說同出於鄭君諸儒聚訟  
其得失非下學所可妄論而疏家固一遵鄭氏爲說乃就其所  
舉二至之日謂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至之月祭神  
州地祇於北郊夏至之月當爲何月語意近晦足下疑之是也  
攷鄭君注周官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  
崙者也此明言祭崑崙之日以夏至也大司樂乃奏大蔟歌應  
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  
稷不言祭於何日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云謂所祀於北郊  
神州之神亦不言祭日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鄭云王者又各以夏至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



之也此下卽接言祀地祇豈前後文字相涉而致誤耶然夏正月閒又不當衍一之字賈公彥云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旣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孔疏亦引或說建申之月祭要皆爲臆決之詞姑存其說闕疑可耳大行人六服更來朝覲之制今以本經之文計之元年侯也二年侯與甸也三年侯與男也四年侯與采也而甸當第二見五年侯與衛也六年侯與要也而男當第二見至七年則惟侯服見矣八年采當第二見九年衛當第二見十年要當第二見至十一年亦惟侯服見矣孔氏之言不誤無可疑者厭冠疏曰厭帖無者疆當從汲古閣本作厭帖無梁纒據士冠禮云緇布冠緇纒廣終幅長六尺鄭謂纒今之幘梁也纒一幅長六寸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此舉漢法釋經也賈疏謂漢時卷幘之狀今不審知必以布帛圍

繞髮際爲之也其制雖唐人已不傳僅言其概然皆有梁纒可知而厭冠則士喪禮有纒條屬厭之文注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纒屬之冠其別無布帛韜髮又可知也故曰厭冠無梁纒也不知何時有此誤字惠定宇據宋本改者爲耆而阮氏校勘記從之今攷疏上文釋苞履謂薰蒯之艸爲履扱衽謂孝子徒跣扱上衽則此厭冠亦當言其冠之制度不當以耆強爲說衛正叔集說引此文亦作梁纒宜從之古書流傳日久不能無壞字鄭君注禮公叔木之爲朱以世本正之衣衰爲之齋衰以禮經正之次路七就之爲五就卽以本經正之皆有據依者爲多它亦以形聲相近求之而得然則校正文字亦是先儒家法如阮公譏十三經校勘記嘉惠後生之意甚盛惜乎分授諸君聞有以言語相失恩怨相出入而求勝不已者但當攬其大致

而審慎其從違可耳異義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不令一本作  
不今未知孰是異義者許叔重譏五經異義十卷鄭君爲駁今  
皆不傳近儒有輯本蓋所存亦屬矣此條許君主公穀二傳以  
盟爲非古鄭君駁從左氏以周禮有司盟之官於禮得盟大旨  
有此二說僕嘗讀穀梁之言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竊謂舜以前無誥誓此誥誓不及五帝也而三王爲夏殷周當  
從白虎通義於周爲文王非武王趙臺卿孟子章句亦云三王  
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白虎通又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此正以文王受命作周明得稱王也  
公羊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此則周官司盟乃武周以  
後之禮非三王時所有許君之義尤爲近古矣中州士子類能  
習程朱之言刻勵謹愿者多而未能肆力於學蓋明道必先知

經明經必假塗於先儒傳注故朱子嘗語門人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攷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雖然其本末緩急之間又不可不察班孟堅曰六藝之文五常之道相須而備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謂三年而通一藝則必無期於速成謂存其大體玩經文而畜德多則必不爲穿鑿破碎馳騫末流而自遠於五常之道矣於此可以知漢宋大儒之言無二道一於聖人之經而已禮有其數有其義今所攷辨者數也而義在焉故曰知其義而敬守之又曰無不敬每見足下言語步趨肅然莊雍然和頤然清立無惰慢者無鄙悖者足下時多小病今將暫歸省母藉以養疴吾知子之事親也和婉之悅其心賢於甘旨也其守身

也嚴正之養其體美於服食也中庸禮經之通義也故曰大哉  
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然則君子之明道學禮而已矣正其趨一其志深其思慮夙興  
夜寐日與三代之文相接不誘於時尚不奪於外物久而浹洽  
其立言制行必有可模可範者而聖人之言立於禮者乃不虛  
願足下勉之而已

家書

與弟警石書

學髓爲養疴第一妙方但未知吾弟果能一日坐定三次否果  
能如此正不必定以悔過自新爲念心中灑灑落落空空泠泠  
乃有極妙之境在焉然非胸中實在靜定斷乎坐不佳若坐不  
住亦無別法只管強之使坐由暫而久愈久愈定由勉而安愈

安愈神至謝山之銘卽本二曲集中其第一卷爲學髓第二卷

卽爲悔過自新錄此過字卽於慮中求之爲靜坐中正本清源

工夫自是入聖階梯若能無所動念常惺惺地則此時性體乃

是反本復始所謂體認天理

此與悔過不同此語如未了了可看近思錄之道體正是初學入手

工夫非躐等也道體天理一物也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物也

凡講一事甚費心力至極繁瑣而終至明白則此工夫乃不爲

徒用若東西綴緝新語似乎無所不有而實則一無所有卽通

考所編各事已不若本史中之源流清澈蓋皆有一時之風氣

一時之事勢看了全局雖難而易記若更節之則只爲策料而

已今說此似乎大言其實明一事了一事古來事勢大旨亦非

甚難明者而經中之大疑義亦並不多得一本以貫之總可通

如說文者雖甚繁而至捷

弟讀書校書讀一句講一句無論見深見淺必不爲客氣欺人之語此是真學者今就所得論之小學尙少工夫識字至要不能不於說文求之或將說文中經典習用之字錄出以印證諸家訓詁之異同因是以疏通古義必有所得其有引經異文轉不必過於研究須明其一書之大體於形聲會意指事之原稍有窺見則受益非一端已也而引經異文自有可豁然貫通者矣子方兄弟性近此否至朱子之書如語類不可不常看子方兄弟亦必須看所受益更非一端已也學問之途如是而已卽兄炳燭之明讀得一句是一句識得一字是一字

今者識準一兩字或解透

一兩句經書於是喫白飯愈覺其棗香噴鼻矣

其他雜碎之學實爲勞心無益竟可屏

除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尤宜常在心頭記著不可忘也吾弟體氣未充然此時養性果得其宜尙可望其滋長堅實如於

校勘之餘讀論語詩經受益最速勝於戴記左傳也大學中庸入德之門戶子方此時可於每日晨起或甲乙相間讀學庸白文一過或專治中庸讀一二月朱注使之脈絡貫通字字見其實在而爾雅向來常讀者必須溫習詰訓言三篇尤爲至要胸中有中庸以讀諸經之言義理者無所不通胸中有爾雅說文以讀諸經之疏解亦必有所折衷矣

六經如天諸儒之傳注猶推步耳推步未有久而不先後者蓋得其近是已足敬授人時矣大儒鄭君於詩於三禮朱子於四子書得聖人之意爲多他經未能也竊謂易必虞左必賈服公羊必何故於敘鄭學中略及之未知不大謬否

錢先生泰吉

錢泰吉字輔宜號警石衍石之從弟也父復大興縣知縣有循



聲先生少孤居母喪盡禮少於衍石八歲嚴事之家貧節布糲  
購書數萬卷日閉門讀書假善本及先輩平點本校注於眉端  
如史記兩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皆校勘數周一字異同旁求  
衆證不妄下雌黃與衍石書問往來搜羅先世文獻咨詢學術  
或尙論前哲評隲古今著述窮極理趣動逾千言與友人論文  
其要必本於性情之眞養之以正不爲偏雜氣和而體醇以廩  
貢生官海寧州訓導謹身教整士習求民生利病言之於有司  
斷斷必盡其指在官近三十年大府將以知縣薦力辭晚以子  
應溥官部曹拜敕封乃辭官州人留主安瀾書院咸豐末寇至  
應溥方佐曾文正幕迎養至安慶文正甚重之同治二年卒年  
七十有三在海寧撰海昌備志五十四卷海昌學職禾人考一  
卷其集曰甘泉鄉人彙二十四卷詩文旨趣與衍石不異彙中

羣書校語跋尾及曝書雜識世推爲博洽

參會國藩撰墓表  
衍石撰文彙序

史

傳  
年譜

文集

與金岱峯論祀孺悲書

臨安久無尊經閣吾兄旣重建應奎樓又倡議創造克觀厥成  
欲用謝山全氏之議祀傳經先儒甚盛舉也謝山之議詳美矣  
然尙有未安者尊經閣之祀雖較兩廡有閒然非私家建置不  
敢執一人之說遂定祀典也已承命商之衍石家兄俟其答書  
卽當奉達兄欲祀孺悲其議發於竹垞翁謂論語記孺悲欲見  
而孔子辭以疾後人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遂以親受禮於孔  
子之儒不得與配食之列是說也泰吉竊有疑焉敢陳左右悲  
之欲見而辭疾不知孔子之意何居皇侃論語疏謂欲見孔子

爲召孔子不知其言所受朱子謂學禮時得罪竹垞翁則謂始雖辭疾終授以禮皆爲揣測之辭當日情事究未知其何若孺悲果能發其蒙而崇道歸聖若李充之論乎抑終無自新之塗遂挫之而絕之乎然悲之宜祀不宜祀亦不在夫子之終絕與不終絕也尊經之祀意在傳經果爲禮家一大師則雖若後儒之實有疵類猶將置其生平之議錄其傳經之功況孺悲者末由知夫子不見之故則其人之賢否未可知因疑似之文蔽經師之罪敢乎哉蓋嘗繹雜記之文而知悲學禮之功固不可沒若遂許爲孔門傳禮之儒則推崇之過矣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然則悲特受命於哀公而來爾哀公屢問禮於夫子戴記所傳大昏等篇皆由哀公發之使悲來學又得傳士喪禮則傳禮之功當歸諸哀公悲特銜命之使人如

朝錯因孝文之詔往受伏生尙書而世傳尙書學者不聞朝氏  
得比於歐陽大小夏侯也鄭君釋士喪禮於是乎書之文謂孔  
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更書而存之疏家無箋釋注義竊謂鄭君  
之意亦不過謂國人見哀公之好禮轉相效慕乃卽孺悲所受  
教者書而存之而未嘗必謂孺悲爲傳禮之師也況士喪禮具  
載儀禮自來言禮家傳授源流者皆不及孺悲未可與受易之  
商子木並不過一時承命而來則亦不得與學禮之仲孫氏同  
居弟子之列也而遂以冠尊經之祀竊以爲未安矣竹垞翁謂  
明人議黜崇祀諸儒爲天姿刻薄秦吉豈敢犯此不韙之名因  
兄高議遂發狂言望與筱園商之并賜裁答餘詳別紙不盡

適孫攝重議

署桐鄉縣教諭海昌張君承福之母顧孺人卒旣殯而張君卒

張君之弟承烈為叔父後不得攝喪主將使教諭君長子濤為

祖母持重而稱承重孫則疑於父為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

文見通典卷八十八以詢於泰吉泰吉曰教諭君之弟若不為

人後則為母服三年之服而為兄攝喪主濤也不忍變於父在

為父喪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諭君之弟既為人後矣

若濤也不忍變於父在則願孺人終喪三年之禮誰為之主而

誰為之服哉濤也今雖在千里之外其聞喪而奔歸也以一身

兼主二喪夫何疑杜氏通典所載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已言兼

主二喪矣卷九十二若承重孫之稱萬氏充宗嘗議之謂禮經惟言

傳重無言承重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

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喪服於為人後者曰受重後

人制禮定為承重之孫蓋以上有所傳則下有所承以別於為

人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泰  
吉謂禮緣人情而生禮既世變而殊則辭亦因時適宜可矣宗  
法久廢幸有承重孫之名亦告朔餼羊之意也而若濤也於狀  
刺之文則宜稍異其辭以別於父亡而後喪其祖母者也嘗聞  
通儒沈冠雲之論矣曰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於父未殯之  
前亦攝父事雖祖殯未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  
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果堂集附見於父未  
殯而祖亡承重議後今教諭  
君之喪則顧孺人已殯矣與冠雲所言未殯者雖稍殊而濤也  
在千里之外尙不得聞其祖母之喪而教諭君又死孝矣其奔  
喪也豈忍變於父在而儼然承重然又不可同於父在而爲諸  
孫之文則其狀刺之稱宜曰攝重孤孫蓋冠雲嘗曰父而未殯  
宜攝重而不宜承重也且合於萬氏所述喪祭祝辭曰哀孫之

文其可也泰吉非習於禮者又未嫻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議伏讀欽定儀禮義疏於喪服中錄鄭康成答趙商問父在爲祖三年之文御案云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聖制煌煌天下萬世所共式也父有廢疾尙宜受重況父已沒乎濤也縱不忍變於父在而同於父有廢疾之禮誰曰不宜苟不忍變於父在則終服受重三年之服而攝重之稱不變也亦誰曰不宜

冷齋勘書圖記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

讐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  
西湖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  
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  
退居者教官勉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  
丁亥泰吉始爲海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  
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旣以病廢謝絕科  
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  
葉爲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  
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  
李君今司訓栝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  
恐不易得乃寫冷齋勘書圖

海昌張君元爲寫照陳君宗  
敬補景陳君又別爲圖一幅而以

所校諸書跋語錄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  
三

歲月不至惰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爲院長教官及久任校讐之職如劉中壘顏祕監其人者并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祇供餽贐之用也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居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甚愧之家書

與衍石兄書

吾兄前寫示二曲學髓頗以爲養疴之助然胸中愴悵幾無把握處昨閱全謝山窆石文述二曲論學以悔過自新爲宗旨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得此數語如游騎有歸矣快甚快甚

連接冬底來論諄諄爲後生小子立讀書根本弟細爲兒輩開導並鈔一通寄子仁屬其傳誦講解卽不能一一領受必有聞而憤悔不自惰棄者但目前殊難其人耳弟已無科舉之累亦尙未能潛心義理總由文字之障未除也舉業代聖賢立言果能實力奉行較他文字尤易近道兒輩究是根本未立所以理路不清現且合理經能熟讀正文後各就性之所近稍立牆壁不失爲讀書種子足矣科舉得失弟已淡焉置之不敢奢望喫有菜飯著可補衣爲童子師先人餘澤或未歇絕也

兄言清安老人辦案細微而又疏闊確得老人之用心弟在山東撫署侍談時亦窺見一二嘗於燭下閱幕友所擬奏稟往往如廬陵之言一日定某縣教官獄其罪名無祿人當流三千里職官當出口老人執筆沈思久之曰若年已老其爲祿甚微況

清傳堂集卷一百四十三  
三  
口舌細故固執不通致以誣人罪名反坐出口尙能生還耶仍以流三千里定罪可也若此者非一端聞兄細微而又疏闊之言不獨辦案如是讀書爲人亦皆如是四字互爲體用其益無方矣

兩月來點讀衛氏禮記集說日十餘葉杭堇浦惟稱陸農師能與前人抗論弟則謂畢竟以長樂陳氏爲首推也衛氏節錄孔疏間有失其本意者吾兄以爲何如所藏日知錄猶是學源先生遺書近假李香子翁過錄敬堂先生評點本令炳森依式錄之曾聞介石徵君述敬堂遺言謂近人得古人一瑕輒自喜如酷吏之得一盜賊也盡力攻駁與盡法敲榜何異嘗歎服以爲名言今觀敬翁所評亦不免是病而於宋大儒時有不滿因令炳森凡涉此類悉置不錄庶幾不負敬翁平日之言且不失學

源先生讀書宗旨耳陳其年全集炳森之友所贈頃讀儲夫人傳似尙有繁縟處不及陳恭人誌遠矣吾兄本原深厚非近代文家所能逮亦猶蘅翁之於詩也前聞靜讀時常在顧諟天之明命句近更何如弟則本體之明幾乎息矣聞炳森之子讀大學偶憶及此然爲救荒計苦無理財之策而以利爲利者日接於耳目殊堪慨歎

附錄

衍石年十二效選體作山賦千言張船山問陶見之擊節稱賞警石年十三爲詩文縱橫馳驟才氣甚盛及奉父喪還世父良齋方家居見之甚喜語衍石善啟誘若弟乃日相就論詩古文辭治鄭孔之學錢氏二石由是有聲於時

史傳  
甘泉  
鄉人年譜

警石嘗稱述衍石之言曰窮經以小學爲本漢人之小學文字

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卽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辭氣必宜慎之又慎觀曾子所貫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於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古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爲讀書第一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空墨守無輪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也讀史以制度典章爲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卽見於經考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

利弊之由非講求有素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他日臨事措失

宜而民受其病矣

甘泉鄉人年譜

衍石文以樸實精純爲尙雅近李習之曾子固自名其集日記  
事彙示無苟作也警石文亦類是衍石爲作文彙序略曰嘗觀  
文人之雄秦漢以來雖門戶不一及其至也技巧變化皆不能  
無所止而惟道德之養爲無窮也弟多病時愈而閒作與其操  
筆以役心也不如體道而思默默而有不得已於言者必有異  
於今之所言者矣弟嘗慕梅子真之爲人誦言曰吾以讀書養  
性爲務然則文辭之所不得已者弟自得之韓子曰道德之歸  
也有日矣文云乎哉蓋二石兄弟閒切磋砥厲不自滿假類如

是

衍石齋記事彙  
甘泉鄉人彙

二錢家學

錢先生寶惠

錢寶惠字子萬衍石長子道光庚子舉人先衍石卒衍石撰說文雅厭未成使竟其事取段懋堂說謂說文以形爲經而義與聲緯之苟取義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類爲一書精密當過爾雅其言與雅厭同意因名其書曰義緯自爲序例附聲類二篇又別撰唐韻聲類尙有經韻廣證未成警石謂其學博綜經史而於聲音訓詁尤爲專精嘗言聲音歷久必變說文爲古本音三百篇爲周人音讀自不能盡合於古音衍石亦謂爲心得之論云弟寶宣字徐仙同榜舉人警石子炳森字子方道光甲辰舉人應溥字子密道光己酉拔貢官至工部尙書諡恭勤並孝

友篤學克守家風云

參曝書雜記  
甘泉鄉人年譜

衍石弟子

林先生伯桐 別爲月亭學案

曾先生釗 別見月亭學案

侯先生度 別見月亭學案

蘇先生源生

蘇源生字泉沂號菊村鄆陵人道光丁酉拔貢庚子中副榜貢生少孤十歲卽知守身之義母病瘧晝夜侍側憔悴無人狀病劇刺背血爲文禱於神旋愈衍石主大梁書院因從之遊言動無放出入不苟自爲課程甚密每假歸省母母恐其廢學趣之往而依戀悵悵見於詞色衍石嘗歎曰是家母子如是蘇氏其興乎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八年皖匪竄扶溝時鄆城久圯先生不憚勞怨倡修之並爲規畫守禦計賊至宿城上指揮抗拒故他邑多蹂躪而鄆陵獨完生平讀書篤實爲己專一



而不雜其學遠宗二程近法薛文清瑄刊讀書錄等書以教士  
子與同時中州講正學者蒙古倭仁河內李棠階內鄉王檢心  
皆負時望以醇正稱嘗謂程朱之言皆程朱所已行遵其言必  
當遵其行著省心錄十卷又以大學格致一傳紛紛聚訟謂一  
切不必辨但就章句發明之是非自見著大學臆說二卷又編  
集鄉邦著述錄其法言懿行可傳於後者爲中州文徵五十四  
卷同治二年學使景其濬以學養純粹薦奉旨以訓導用後以  
歷年守城勞績加光祿寺署正銜他著有鄆陵文獻志四十卷  
師友劄記四卷紀過齋文稿二卷所輯中州學案未成九年卒

年六十二

參史傳

警石弟子

蔣先生光煦

蔣光煦字日甫號生沐海寧人諸生候選訓導十歲而孤嫡母親督課早自淬厲於學無所不窺家富藏書編刻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世稱善本著東湖叢記斟補隅錄弟光焞字寅昉諸生大理寺評事亦好藏書著詩小說敬齋雜著

參海寧州志

### 管先生庭芬

管庭芬字培蘭號芷湘海寧人諸生少而嗜學尤長校勘熟諳鄉里掌故佐警石輯海昌備志又爲蔣生沐校刻諸書光緒六年卒年八十四著卅兮筆記一甌筆存海昌經籍著錄考淳溪老屋自娛集又輯花近樓叢書未刻序跋近始刊行

參海寧州志

### 唐先生仁壽

唐仁壽字端甫號鏡香海寧人年十四爲諸生讀書好古究極名理及從警石游購求宋元善本日事校讐所詣益進同治初

金陵始誤書局與南匯張獻山文虎同校史記用警石校本考

訂精審著駁孟千古義疏證諷字室古今體詩

參海寧州志

二錢交游

胡先生祥麟

別見朗夫學案

李先生貽德

別見柳東學案

朱先生鴻

朱鴻字儀可號筠麓秀水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累遷御史給事中出為湖南糧儲道忤上官去職主講長沙城

南書院通疇人術融貫中西在國史館分纂天文時憲樂三志

著考工記車制參解圖說衍石亟稱之又著聲音譜聲字薈錄

名物偶拈舉數

參嘉興府志

金先生衍宗

金衍宗字維翰號岱峯秀水人嘉慶庚申舉人官臨安縣教諭  
遷温州府教授少師嘉興沈叔埏治經主箋鄭諍朱在臨安學  
用全謝山說議於尊經閣祀漢以來經師未入兩廡者易王弼  
韓康伯孔穎達詩毛亨周禮儀禮賈公彥禮記戴聖左傳杜預  
公羊傳何休徐彥穀梁傳楊士勛孝經邢昺論語何晏孟子趙  
岐孫奭爾雅郭璞大戴禮記戴德盧辯國語韋昭說文許慎又  
增功在羣經之河閒獻王劉德及陸德明凡二十一人衍石爲  
之作記警石亦遺書往復商榷而後定著有茗隱芻言甌隱芻  
言尊經閣祀典錄思貽堂詩文彙參嘉興府志 尊經閣祀典  
錄 衍石家書 甘泉鄉人

彙

### 沈先生濂

沈濂字景周秀水人道光癸未進士刑部主事歷官至淮徐道

勤於吏事咸豐初以河決罷官主講河南大梁書院為考訂之學著懷小編原本經史旁逮百家多就正於警石

參嘉興府志

張先生昌衢

張昌衢字步康號堯民嘉興人嘉慶丙子舉人警石與為摯友嘗曰堯民善規我過長於考證之學欲專求諸經輿地先成禮記地理考蓋仿王伯厚之於詩也歿後遺書散佚惟春陰閣體

物詞刻行

參嘉興府志甘泉鄉人稟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

天津徐世昌

柳東學案

柳東治經蒐集遺說異文疏證精密於石經致力尤勤蒼萃歷代諸刻及諸家考訂之說折衷求是可稱集成之書同里李氏羣從志同道合互相切劘蘊泚杏邨研經皆以精博稱與柳東相頡頏焉述柳東學案

馮先生登府

馮登府字雲伯號柳東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福建將樂縣知縣抵任方兩月聞母病卽辭官歸里後改就教職選補寧波府教授在任數年大吏重其才將薦舉之力辭因病乞歸尋卒先生劬書力學於兩漢唐宋諸儒之經義旁及

諸子百家傳注靡不强識博通而聲音訓詁尤爲深邃所著有  
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以毛詩多段借字三家詩多  
本字因卽宋王應麟書爲之疏證與傳箋互爲發明又著三家  
詩遺說翼證二十卷皆勝范家相書又著論語異文考證十卷  
蒐羅遺佚并援前人之說稽其同異以闡明古義詮釋精審又  
著十三經詁答問十卷石經考異十二卷金石綜例四卷並見  
稱於時他所著尙有閩中金石志十四卷象山縣志二十六卷  
金屑錄四卷石餘錄四卷浙江磚錄一卷唐宋詞科題名錄一  
卷玉臺書史補六卷梵雅一卷小謫仙館摭言十卷酌史巖摭  
譚十卷其編輯者爲曝書亭集外稿八卷清芬集八卷梅里詞  
輯六卷工古文詩詞著有石經閣文集八卷拜竹龕詩存四卷  
種芸仙館詞四卷釣船笛譜一卷

參史傳 汪士侃吳德  
旋撰石經閣文集序

漢三家詩異文疏證自序

漢初傳詩者四家而魯齊韓最先三家並立學官迨毛傳行而遂微齊亡于魏魯亡于晉韓至唐猶存其遺說每見于他書昔朱文公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而未果此王伯厚詩攷所由作也顧但存條目通釋缺如蓋未成之書余稍加訂正釐爲六卷補遺三卷至異字異義其間與毛異者雖不出三家然漢儒傳授各有師承不能確指爲誰氏之說并廣爲搜采爲綜補十卷以附於後亦王氏例也夫漢魏以來諸書所引惟韓獨多而蔡邕之石經獨斷孔安國之書傳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白虎通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包咸何晏之論語並本魯詩匡衡翼奉蕭望之及景鸞圖緯之說皆爲齊詩其古義尙可考見大約三家從今文毛從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  
假字推乎通轉之原別乎形聲之始詳究乎遷移變易之得失  
其異者又未嘗不同也近范氏家相三家詩拾遺趙氏懷玉校  
韓詩外傳盧氏文昭補校詩攷汪氏照三家詩義證宋氏綿初  
韓詩內傳徵頗有闡發不欲爲雷同之學專疏其異以別於諸  
君云爾

漢石經攷異自序

後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本紀及儒林宦者二  
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以爲六經隋經籍志又以爲七經俱  
非也中郎以小字八分書丹使工鐫石儒林傳序以爲古文篆  
隸三體者亦非也三體乃魏所建也本朝顧亭林朱竹垞萬季  
野全謝山諸先生言之詳矣近翁覃溪閣學石經殘字攷亦備  
載原委而於古今文異同之辨則俱略焉攷漢石經尙見於唐

書藝文志張參據以校正五經文字當時雖非完本而卷帙尙多惜未及詳載經文僅存字體七十餘字中惟桃指牆喬粲寡寂宜明叔青頰晷旒丕答等字屬隸變餘並同正文而章句無可綴屬矣至五代後散佚無存其遺字僅見於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而已今援隸釋例彙爲攷異一卷其有義無可通謹闕以俟有散見他書爲洪黃所未見者旁證以補之至呂氏讀詩記所載石經如江有涇擊鼓其磬僂而不見攢攢女手挑兮叟兮芄蘭之枝民之僞言等文皆見說文於石經無所據恐出董氏私見惟子衿作衿尙可攷至任啟運謂論語有婦人焉漢石經作般人更屬臆說又廣韻四十五厚斗字註說文作𠂔石經作斗當是漢石經一切經音義卷七大般泥洹經云冥石經爲古文燕同莊氏所謂漢石經也然無經文可釋附記於

魏石經攷異自序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東魏末武定四年八月自洛陽徙鄴半沒於河陽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涑恆祖敬侯寫涑尙書後以示涑而涑不別至正始立石經轉失涑法魏書江式傳偁魏陳留邯鄲涑特善倉正許氏字指八體六書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余案一字石經者蔡中郎書也魏始具三體隋志所偁一字乃三字之誤據恆傳亦非邯鄲涑書乃敬侯也衛恆書勢亦不言涑書當得其實則隋志魏書不足信耳其遺字載於隸續者左傳古文三百有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文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中

有尙書文二百八十八字亦不僅左傳也外此如皇祐閒洛陽蘇望氏所刻凡文八百一十九名曰石經左傳遺字卽隸續所據以載者慶厯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收石經數十字不出乎此至明所傳正始石經爲豐坊僞撰其餘遺文不概見矣嘗讀郭忠恕汗簡所錄石經多古文卽正始本其略敘曾言之雖忠恕閒有僞說而此石經諸文證之羣書皆合有足補番陽所未及者但於經文已無可分屬特爲標出以竢世之嗜古者得所攷焉

唐石經誤字辨自序

嘉慶庚午春余旣著漢石經異文攷二卷辛未又成魏石經攷二卷蜀石經攷二卷夫中郎石刻漢學之最古者也厥後傳刻旣繇古今文亦少羸雜惟開成去古未遠猶爲純備狀幾經後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  
四  
人之手一誤于乾符之修改再誤于後梁之補栞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堯惠之謬作遂失鄭唐之舊狀尙可以校勘之功分別之至俗所傳裝潢本取明版本翦綴爲之乃不可復別矣顧氏亭林曾客西安親撫石本校正其誤字乃文異義同者箸于金石文字記中其閒所摘誤字有不盡誤者乾隆五十六年奉詔刊立石經多从唐石經以正監本佗如錢竹汀王西莊翁覃溪諸先生亦以顧氏所勘未盡畧有訂定未見成書爰搜羅附益會最此卷屬我友李君貽德校勘焉非敢妄議壽人亦聊以存愚者一得云爾

蜀石經攷異自序

後蜀石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疋孟子凡十三經呂陶謂九經者非也其書丹周易楊鈞孫逢

吉也尚書周德貞也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也周禮孫朋吉也  
孝經論語爾疋張德釗也三傳不誌何人書悉遵太和本與唐  
版本時有同異其相母昭裔獨辦之刊石成都學宮刊始於廣  
政元年厯八年而以次告成春秋三傳至宋皇祐元年九月始  
訖工宣和五年益帥席升猷刻孟子乾道六年晁公武刻古文  
尚書皆謂之蜀石經經皆有注尤僂詳備晁氏云周易經文不  
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  
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傳四十六科公羊二十一科穀梁  
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疋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  
註不同者尤多洪文敏謂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南宋時猶存  
宋儒引經並據此本與小字本岳珂本往往相合元明無僂之  
者殆亡於嘉熙淳祐以後也其間遇唐諱皆缺筆沿開成本也

滄傳身卷一百四十四  
五

察字祥字缺筆則避本國諱也按知祥父名道此刻屢見不諱  
蜀構杙云名嘯則歐史作名道誤也知字不諱二名不偏諱之  
義也石經搨本罕有流傳惟厲樊榭丁龍泓全謝山諸人曾見  
毛詩二卷乃廣仁義學所遺僅著輞饑異文未及詳攷近王氏  
昶金石萃編及嚴氏杰載毛詩殘碑已佚第一之上半卷以版  
本參校閒多疏略錢氏大昕又得左傳昭二年殘搨趙氏魏又  
得周禮夏官殘本各有著錄異同之釋從略焉余彙諸宋本明  
監本毛本以石經校之頗有足証版刻之譌者雖未見全經亦  
差可附公武攷異之末後之言廣政石經者不無小助云爾

北宋石經攷異自序

世知有一字三字石經而不知有二字石經李燾長編載嘉祐  
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

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宋史北宋篆石經有謝劄  
張次立楊南仲皇姪克繼等或賜銀幣或賜出身周密雲煙過  
眼錄記嘉祐石經云羅壽可游汴梁太學九經石堆積如山一  
行篆字一行眞字朱檢討彝尊經義考据安世鳳說謂金耶律  
隆曾修宋嘉祐石經至明已殘斷不完彭尙書元瑞曾得周禮  
殘本凡十二葉三百五十四行惜僅載起訖不復考證同異惟  
吳山夫金石存載顏賈親向開封府學榻得嘉祐石經尙有周  
易二碑存升困革鼎未濟五卦及繫詞前七章尙書三碑存牧  
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康誥酒誥七篇迨畢尙書沉撫中州詢  
之開封學官碑已無存惟陳留僅存周禮卷一及卷五中數石  
而已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所言亦同彭本此卷余從苕溪孫  
茂才衍慶得之共二百六十九行較彭所得本少八十三行以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  
六

兩本互校之凡周禮卷一及卷五卷六中所存殘字有出於畢  
尚書所見外者又從方履籙得禮記殘碑履籙臧有易書二殘  
本云得之開封府學惜未及寄示埃宅日索之凡石經古文並  
足證刊本之誤有功於微學不尠矣因據汲古閣本參校略釋  
同異以補向來言石經者所未及云

南宋石經攷異自序

宋自至和刊立二體石經南渡播遷淪沒鴻水高宗定鼎臨安  
萬幾之暇留意翰墨嘗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寫經紹興十三  
年以次頒所書小楷易書詩左傳四經刊石十六年又書論語  
孟子皆付之石立於太學至淳熙四年建光堯石經閣置碑其  
中重勒高宗御筆行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以補禮  
經之闕玉海言之詳矣宋亡幾遭楊禔之厄元明閒屢經徙學

移碑遂有殘缺今杭州府學所存碑八十六石諸經皆非足本  
禮記僅存中庸片石證之明楊一清所記碑目尙符朱氏彝尊  
所謂八十七石者誤也紹興至今六百餘年而碑之漫漶已如  
此當時所頒州學者散佚已盡卽宋揭流傳好古家絕不可得  
今就所可識者考其異文閒采遺字之見于他書者補之有足  
訂今本之譌見宋槧之善亦世之言石經者之一助也

國朝石經考異自序

石經肇始于漢歷代相承率多殘泐惟唐石經至今尙存最爲  
完備然亦有補刻之譌我高宗純皇帝於乾隆五十八年詔刊  
十三經於太學卽長洲蔣衡所書勘定立石依開成石經參以  
各善本多所訂正彭尙書元瑞曾譔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  
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迨我仁宗睿皇帝嘉慶八

年尙書奏請重修於是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故前後搨本不同茲從改定石本以各石經洎宋本考證明閩監毛本之譌閒采提要及阮宮保元十三經校勘記以覈其同異其閒爲版刻相沿之誤或虛字增損無關義理者從略焉草野寒儒不能家置石刻得此一編而披覽之由是以見聖朝之扶翼經訓有迴軼於漢唐諸刻者實可定一尊而別黑白爾

文集

毛詩假借字攷

詩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比方音類趣於聲之所近而已不明乎此而強爲之解則窒而不通習於俗學偶舉本義則茫然莫識學者之大病也如詩報我不述韓作術薛訓法術之術聊樂我云韓作魂薛訓神魂之

魂譖始旣涵韓作減薛訓少減之減在此無斃韓作射鄭訓射  
藝之射皆昧於古今通假之原而望文生義在漢大儒尙有未  
盡通曉者矣毛公作詩傳遇假字多易以本字訓之康成乃爲  
改讀皆其例也今以毛詩攷之如是刈是穫之穫爲鑊之假借  
害澣害否之害爲曷之假借云何吁矣之吁爲忤之假借桃之  
天天之天爲杙之假借灼灼其華之灼爲焯之假借公侯干城  
之干爲扞之假借怒如朝饑之朝爲朝之假借麟之定爲頰之  
假借予以湘之之湘爲蕩之假借何彼禮矣之禮爲莪之假借  
逝不古處之逝爲逮之假借于嗟洵兮之洵爲夔之假借旣詒  
我肄之肄爲勤之假借飲餞於禰之禰爲坭之假借不瑕有害  
之瑕爲遐之假借室人交徧摧我之摧爲謹之假借新臺有泚  
之泚爲毗之假借新臺有酒之酒爲陵之假借燕婉之求之燕

為嫵之假借素絲祝之之祝為織之假借傳祝織也言采其蟲之蟲

為苒之假借綠竹為萊薄之假借綠竹如簣之簣為積之假借

有匪君子之匪為斐之假借赫兮咺兮之咺為宣之假借會弁

如星之會為齡之假借碩人之邁之邁為窠之假借碩人之軸

之軸為迪之假借傳軸進也鱣鮪發發之發為鱣之假借庶姜孽孽

之孽為轡之假借庶士有揭之揭為仡之假借無與士耽之耽

為媿之假借信誓旦旦之旦為怛之假借能不我甲之甲為狎

之假借火烈具舉之烈為列之假借具為俱之假借抑鬯弓忌

之鬯為韞之假借山有扶蘇為扶胥之假借彼狡童兮之狡為

狡之假借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子之還兮之還為媿之

假借俟我於著乎而之俟為埃之假借折柳樊圃之樊為藩之

假借弗洒弗掃之洒為灑之假借見此粲者之粲為歆之假借

苟亦無信之苟爲果之假借載獫狁驕爲獨獐之假借蒙伐有

苑之伐爲馘之假借有紀有堂爲有杞有棠之假借晨風之晨

爲鷓之假借子之湯兮之湯爲蕩之假借彼美叔姬之叔爲淑

之假借正義作淑姬可與晤言之晤爲逆之假借九月斷壺之壺爲

瓠之假借勿士銜枚之枚爲微之假借傳枚微也謂兵事微密四國是皇

之皇爲匡之假借外禦其務之務爲侮之假借飲酒之飲之飲

爲醜之假借俾爾單厚之單爲亶之假借如日之恆之恆爲緼

之假借孔燕豈弟之豈爲愷之假借匪陽不晞之陽爲暘之假

借厭厭夜飲之厭爲愔之假借小戎亦然一朝右之之右爲侑之假

借帛棧央央之央爲英之假借方叔涖止之涖爲竦之假借其

祁孔有之祁爲麇之假借儻儻俟俟爲駉駉駉駉之假借可以

爲錯之錯爲厝之假借在彼空谷之空爲穹之假借秩秩斯干

之干為澗之假借

傳干澗考槃在澗韓詩作干

君子攸芋之芋為訐之假借

如鳥斯革之革為鞠之假借載衣之裼之裼為襜之假借眾維

魚矣之眾為蠟之假借節彼南山之節為截之假借四牡項領

之項為洪之假借

傳項大也

悠悠我里之里為瘰之假借題彼脊令

之題為暝之假借哀我填寡之填為疹之假借宜岸宜獄之岸

為犴之假借居河之麋之麋為湄之假借祗攪我心之祗為疵

之假借

無將大車傳疾病也此傳易說祗病也

猗于畝上之猗為加之假借百卉

具腓為俱非之假借鮮我方將之將為壯之假借我孔熯矣之

熯為難之假借如茨如梁之茨為積之假借以我覃耜之覃為

剡之假借之屏之翰之翰為幹之假借

傳訓

摧之秣之之摧為

莖之假借賓載手仇之仇為對之假借曷予靖之之曷為害之

假借臺笠緇撮之臺為箮之假借綢直如髮之綢為稠之假借

傳訓

采綠之綠為棗之假借其葉有幽之幽為黝之假借

傳幽 黑色

也 視我邁邁為怵怵之假借陳錫哉周之哉為載之假借造舟

為梁之造為船之假借其會如林之會為檜之假借涼彼武王

之涼為亮之假借揅之隔隔之揅為藁之假借

傳揅 藁也

左右趣之

之趣為趨之假借追琢其章之追為彫之假借瑟彼玉瓚之瑟

為璉之假借串夷載路之串為慣之假借築城伊洑之洑為洫

之假借或春或揄之揄為晉之假借烝之浮浮之浮為焯之假

借假樂君子之假為嘉之假借何以舟之之舟為舳之假借

傳帶

也 取厲取鍛之鍛為礲之假借止旅迺密之密為宓之假借芮

鞠之即之芮為汭之假借洄酌之洄為迴之假借俾爾彌爾性

之彌為彌之假借民之方殿屎為唵呶之假借天之牖民之牖

為誘之假借及爾出王之王為往之假借亦孔之僂之僂為尻



之假借如惓如焚之惓為炎之假借往迓王舅之迓為已之假

借愛莫助之之愛為夔之假借傳隱也淮夷來鋪之鋪為痛之假

借召公是似之似為嗣之假借徐方繹騷之騷為怪之假借時

維婦寺之寺為侍之假借潰潰回適之潰為憤之假借繼序思

不忘之序為緒之假借狄彼東南之狄為髣之假借實始翦商

之翦為戩之假借傳翦齊也既戒既平之戒為艘之假借傳戒至也釋詁艘至

也此類未易縷舉文字之所以有異同也學者以聲求義以義

攷文詳審而會通之則爾雅說文引經之例一以貫之矣

### 答錢梅溪論石刻論語書

昨讀石刻論語隸古謹嚴合漢唐為一手自熹平迄我朝石經

凡八得此而九不朽之業當懸諸日月並昭永久矣其間斟酌

字畫不為版本所沿譌尤見攷古之精如蕢之為與璉之為槌

濫之爲媿弄之爲弄緞之爲纚勃之爲艷晒之爲吹本之說文  
者也磨之爲摩襪之爲緹蕙之爲認愬之爲訐拖之爲地徹之  
爲撤本之釋文者也牆之爲藩潔之爲絜拒之爲距馵之爲馵  
本之漢石經者也願車馬衣裘沒階趨進予有亂十人無求生  
以害人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忽焉在後女得人焉耳乎本之  
唐石經者也其他若侑作育本是侑省漢人借以爲隱佚之佚  
八舟字未知所據何本倣之而無憾憾作感感卽憾左成二年  
朝夕釋憾唐石刻作感是也此文感字據何本孟之反作子反  
斗筭作菑遇諸塗作涂借人乘之作藉和而不同作龢愜愜而  
不信作空師愈作瘡又作俞億則屢中作婁案塗周禮作涂藉  
是耕藉字亦借之假古讀爲助屢古祇作婁漢書作意則婁中  
屢旣从婁億亦當从意空空如也鄭作愜二字通愈瘡俞亦通

菑筭同字若此之類有原文可述否幸一一指示之更有所獻者說文之學至爲近古其中尙多可從之字如份字云文質備也引文質份份又於彬字下云古文份兼存古今文似宜从份誅曰之誅作譌云禱也誅諡也故檀弓士之有誅曾子問幼不誅長賤不誅貴皆謂累其功德以定諡也今本作誅直是譌文周禮注亦引作譌宜從此勃如本作孛卽勃字又作艸兩引互異艸是孛之重文宜從衣狐貉作孤貉云貉善睡獸考工記總目釋衣不第言裘宜從衣狐貉作孤貉云貉善睡獸考工記總目釋文貉獸名依字作貉宜從此鼻盪舟作湯古盪字作湯人表亦作湯舟孛可從湯亦可從也釋文之可從者如居之無倦作卷案古當作券券是卷之譌說文券勞也臣鉉云今俗作倦倦是俗字宜從券無倦之倦同莞爾作莧邢疏引依唐石經作莞從

俗作也虞翻注易莧陸夬夬云莧說也讀若夫子莧爾而笑之  
莧則本作莧可知漢石經之可從者如子貢作贛說文贛賜也  
貢獻功也兩文義異古人名字相配端木名賜正宜作贛孝乎  
作于晉以前無作乎者宜從于宮牆之牆是假字仍從牆爲正  
何德之衰三句並有也字皇本高麗本同今第一句旣從石經  
則下二句亦宜從此不得從唐而違漢也唐石經之可從者如  
漆雕作彫說文雕斲也與鵬同彫琢文也義本殊皇本及陸氏  
並作彫作雕誤也未若貧而樂多一道字皇本高麗本同孔注  
能貧而樂道孔傳古論者也今本脫去道字他如其爲仁之本  
與漢書延篤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並作人此經上言爲人  
下言爲人之本義更相貫作人字爲長吾與女弗如也包注吾  
與女俱不如從來皆有俱字今本脫去予所否者否古只作不

無否字子疾病釋文子疾一本作子疾病鄭本無病字包鄭於  
子罕篇子疾病皆釋病字集解於此節不及蓋本無病字此涉  
子罕篇而譌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漢以前皆  
無流字此涉子張篇而譌也信則民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  
高麗本同義疏亦不及此句此涉陽貨篇而譌也不知命節釋  
文引鄭曰魯論無此章朱氏彝尊謂是後人增入衛靈公篇父  
在觀其志節釋文引鄭古皆無此章以上諸條攷古者必求一  
是也第監本沿譌已久雖以聖人在位立石經詔示天下而不  
能易坊本之譌盡復於古草野迂闊之士輒欲援古以證今不  
幾蹈擅改經文之罪乎但存此一說可耳承命敢竭鄙忱惟希  
酌正鑒察不宣

答錢梅溪論石刻孝經大學書

承示石刻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此從後起之說非考古之所敢  
依附也攷宋本古文孝經尙有此章在君子之事親章後其文  
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  
也凡二十四字司馬貞以劉炫僞作譏之後人遂因此刪去按  
古文出自光伯或不無改易然閨門一章詞嚴義正足垂人君  
燕私之戒不當以司馬一言遂爾刪去復古者宜存其真耳至  
諫諍作爭監本諍字本與經文入爭字歧出石臺本唐開成本  
朱申孝經句解皆作爭也哀戚作感監本戚字本與下二感字  
歧出以鬼亨之作享俱與石臺開成本及釋文合又攷百姓之  
歡心唐元行沖孝經正義宋邢昺校本作懽仲尼居釋文引云  
靜而思道也案古文本作仲尼閒居傳以靜訓閒故陸氏云然  
此可見唐本尙有閒字今宜據以添入昔朱子疑孝經引詩非

經之舊刊去大雅曰無念爾祖以下數處共二百餘字不知漢書匡衡傳衡疏云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朱子未之考而遽疑非經本文未免自誤甚矣讀書考古之難也大學爲禮書本無經傳之可分缺略之待補也自河閒獻王後並無異說迄宋儒出而議更定者夥矣而其原自二程始然伯淳正叔二本已相牴牾矣今大刻以舊本爲宗卽朱子所取以更定者各本紛如究無善本卽朱子章句亦不免貽譏後人不若從注疏本爲古也至緡蠻之緡本作緡从昏者唐人避民字諱而作當改正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唐石經皆作譬按鄭注譬猶喻也知漢時本作譬實能容之之實公羊引秦誓作是按寔本訓是實訓有二字雖同作寔爲古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

吾猶人也今相紊爲一攷此注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證宜從陸氏改正亦不刊之盛業也惟鑒納不盡

答史桐軒論孟子疏書

來書以西子入市見者人輸金錢一文謂出孟子疏引史記不知孟子疏實非孫宣公所作與孔傳同僞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蔡季通曾識其人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疏尙未出也觀卷首一序全錄音義文而稍增其語全疏皆剽竊陸善經所刪定趙岐章指而爲之然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不能辨其僞並列其目至明國子監刊定十三經承用此本遂相沿至今耳今按不虞之譽章注引尾生事見國策陳不贍事見韓詩外傳無罪而殺士章注引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見漢書梅福傳疏皆以爲出史記查子長書並



無其文莊暴章疏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攷史記  
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至西子疏不知出何書疏每托  
史記而誤其欺謾不足徵信如此他若負芻之禍注以負芻爲  
人名已屬附會疏謂寇賊自負其芻來攻小弁注以爲伯奇之  
詩說本韓嬰疏以伯奇爲卽宜曰天時章注君其使鶴戰余焉  
能戰全用呂氏春秋忠廉篇疏誤引左傳離婁章注黃帝亡其  
玄珠使離朱索之全用淮南子人間訓疏誤引莊子孟仲子注  
孟子之從昆弟見闕宮詩毛傳疏云未詳琴張注爲子張卽顓  
孫師據鄭眾賈逵之說見左傳昭公二十年正義疏云未審又  
如萑稗則指爲禾中之葦草莊嶽則失證齊國之街名以杞妻  
爲姜女時代相懸以羊棗爲槭棘物類未晰二女之果爲實不  
取說文四肢之字通枝未申趙訓此皆淺陋違理之甚者注孟

子者尙有鄭康成劉熙棊母遂程曾高誘諸家皆不傳今所存  
惟趙注而邠卿成書在安邱複壁之中已多疎略疏不爲援正  
但糾纏文義之間而已昔邵二雲學士嘗欲更作正義而不果  
今阮儀徵學海堂經解有焦理堂孟子正義三十卷惜未及見  
吾人讀書貴具卓識不爲古人所欺此類是也足下希留意焉  
率復不宣

附錄

先生與同里李薊沚昆季交最密每著一書輒與商榷薊沚以  
爲全謝山錢竹汀之比

史傳

先生中年游閩當事引重延修福建通志福建鹽法志官寧波

時修象山縣志以博洽名

事略

先生嘗從阮文達游文達重之採所著入學海堂經解先生攷

訂之文似其鄉先輩朱錫鬯復從歸震川方望溪姚惜抱以上

溯唐宋作者

吳撰文集序

柳東交游

李先生超孫

李超孫字奉墀號引樹嘉興人乾隆戊午舉人官會稽縣教諭先生爲秋錦徵君五世孫秋錦康熙中徵鴻博與兄繩遠弟符號嘉興三李先生與弟富孫及從弟遇孫並以文學名於時號後三李先生著有詩氏族考詩中所載之人一一爲疏證名字世系事實皆備雖題氏族所甄綜者不止一端其文曰拙守齋

橐

參嘉興府志

李先生富孫

李富孫字旣沔號香芷一號薌沚嘉慶辛酉拔貢幼承家學壯

而出游請業於盧抱經錢竹汀孫淵如諸先生飲聞緒論阮文  
達撫浙人謁經精舍遂壹意治經著易解賸義三卷斥圖書之  
說易解校異一卷柳東稱為資州功臣定宇直友七經異文釋  
五十卷於諸經傳本異文異詁皆為搜集考證所為文曰校經  
廩集又有說文辨字正俗漢魏六朝墓銘例鶴徵後錄諸書

參史

傳嘉  
興府志

### 七經異文釋自序

經自秦燔後往聖之微言奧旨漸滅無存漢興幸有得於屋壁  
所藏民間所獻老生所口授諸儒抱殘守缺斤斤以名其家故  
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之學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為今文孔安國  
為古文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禮則有二戴劉歆春秋有左氏公  
穀三傳弟子各守師說人殊其誼亦經異其文茲非有意乖違

其家法授受然也許叔重說文解字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春秋左氏然頗雜采諸家故所引經文一字間有互異鄭康成  
范甯何休郭璞輩所注其引諸經亦有不同蓋漢人去古未遠  
六書爲小學說字解經罔弗洞究根原傳經者率本六書意誼  
或從古文或從假借或以聲近或用省文加以南北語殊輕重  
差別故有字隨讀變義因文異後人不知古訓妄爲臆改而古  
人之經誼幾不可通矣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諸家異同采摭  
略備然第及諸經訓詁之說未嘗於經典外廣爲搜輯富孫少  
而不學長稍涉六經見漢晉諸儒之解詁各有師承其與經文  
異者不僅釋文所載自經傳箋註及子史金石所引往往與今  
文不同循誦之暇悉爲綴緝詮釋其義兼采後儒之說旁通曲  
證使天下窮經者不至以古經之異文反訾爲紛歧繆誤而諸

儒之家法同異與夫古誼之僅存於今者庶幾博綜條貫廓所傳習劉歆嘗謂漢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猶並置之則窮經之士不專爲一師之學者其或亦有取於此書也夫

文集

詩氏族考序

詩雖吟詠性情而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盛衰與夫山川谿谷禽獸草木之類罔弗賅備而於頌美風刺則由今以至往古或直顯言其姓氏或隱斥其人而小序明揭之者其人之賢否善惡舉皆可考見而知之顧草木蟲魚則有疏名物則有解地理則有考而詩中所稱之人則未有纂緝成書宋王質詩總聞有聞人恐亦略而不詳焉伯兄引樹學博精深詩學因取詩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經史諸子以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國之世次洎其

清信齋集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人之行事莫不搜羅蒼萃而詩人美刺之意指益可得而觀感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蓋知其人卽可以論其世而興衰正變之端治亂存亡之故亦由此而愈明是則斯考之有裨詩教視夫草木魚蟲諸書其所繫爲尤大洵足以傳於後而無疑矣

### 金石學錄序

古來言金石者以其可以證經典之同異正諸史之繆譌而法物文章皆足爲多識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彥莫不博蒐而爭寶之顧三代時金多而石少漢魏以後石多而金亦無足甚重其商周銘詞載於經傳者皆轉易今字而古倉籀之文不可見漢許叔重籒說文解字山川鼎彝之銘及秦刻石字並加摭采此古文之賴以僅存者也自是厥後吉金樂石間有流傳講求者

亦不乏人至宋而歐薛呂洪王趙諸氏臧獲愈富摹搨辨識著錄成書沿至我朝通儒輩出人才特盛前古之珍彝葆器與夫殘碑斷碣亦日出於土田榛莽間罔弗精審詳稽識大識小各勒爲一編縱世閱千年經風霜兵燹不免金銷石泐之憾而有後人以爲之輯錄則往古之奇文異字得以長存宇宙而不朽矣從弟金瀾性耽金石手所搜羅甚夥暇考前人之編簡訂異辨疑不啻同堂質問而昕夕肆力於其中爰自三代以來至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逮本朝諸家凡爲金石之學者得三百餘人並有著述以傳於世卽志一隅說一事無不備見於錄亦已綜攬而無遺漏焉夫疇人印人皆有爲之傳者誠以其專精致力不可使湮滅無聞而況金石之古世所寶貴其裒聚論釋殫心尤勤則由其人以求其書由其書以考古之鍾鼎敦彝爵卣



甌鬲之器遐陬僻壤高原古刹之碑刻無不可以供人之摩挲  
資人之津逮而述作之精神不至沈霾於後世且經史之同異  
繆論亦得藉以證明是則金瀾之用意可不謂深且厚歟余故  
綴數語以序其端

附錄

先生治易謂易學有三派有漢儒之學鄭虞荀陸諸家精矣有  
晉唐之學王弼孔穎達諸家卽北宋胡瑗石介東坡伊川猶是  
支流餘裔至宋陳邵之學出本道家之術創爲圖說舉義文周  
孔之所未及漢以後諸儒之所未言者以自神其附會之說而

前聖之易道晦矣

本書

七經異文釋凡易六卷尙書八卷毛詩十六卷春秋三傳十二  
卷禮記八卷易書先刊行春秋三傳蔣光煦採入別下齋叢書

毛詩王先謙採入續經解禮記別下齋有目無書

同上

先生治說文謂保氏六書之指賴以僅存自篆變爲隸隸變爲眞文字日繁譌僞錯出或有形聲意義大相區別亦有近似而其實異後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從某爲古籀爲或體後人竟析而二之經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訓擅爲改易與本義相迂假借通用說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并爲俗誤者於是有說文辨字正俗之作錢泰吉謂其書大旨折衷段玉裁亦有玉裁所未及者許爲讀說文之津梁

同上

### 李先生遇孫

李遇孫字慶百號金瀾祖集字敬堂乾隆癸未進士官鄖縣知縣通諸經潛心理學以教諸孫先生親承指授與從兄引樹香芷同學齊名由優貢官處州訓導著尙書隸古定釋文孫淵如

為之序以為足存晉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著金石學錄列治

金石學者姓名著述自三代迄近今都三百餘人所為文曰芝

省齋集又有金石原起說考補北宋石經補考日知錄補正古

文苑拾遺芝省齋碑錄芝省齋隨筆天香錄括蒼金石志

志梅

里補志

### 李先生貽德

李貽德字天彝號次白又號杏邨嘉興人嘉慶戊寅舉人幼從

族人敬堂受諸經洪北江至嘉興從之游及為諸生習法家言

以養母客硤石蔣氏江寧王氏兩家皆有藏書得縱覽羣籍孫

淵如方居江寧輯十三經佚注招以自佐因師事焉為撰周禮

贍義其采錄左傳賈服注亦始於此時搜香既廣抉擇尤嚴賈

氏他書注及服氏注雜入疏義一一皆為別白復引申其義疏

通證明不啻別爲作疏定名曰左傳賈服注輯述淵如晚多病  
所著書有未竟者以付文登畢亨及先生爲卒其業先生鄉舉  
後入京師其座主高郵王文簡公深於經同郡程春廬大理善  
言史與先生語皆歎絕同縣錢衍石給事尤與之善以學行相  
切劘先生卒於京師衍石收其遺橐有詩考異詩經名物考攬  
青閣詩望春廬詞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略未竟惟十七史考  
異最完善稱其諦審當與嘉定錢氏書相並云

參徐士芬撰傳  
錢儀吉撰墓志

### 附錄

先生內行淳至本生母鄭孺人性嚴時怒輒跪受無少忤兄鳳  
孫有廢疾終身敬事之不少衰撫兩從子若己出家徒四壁立  
而歲所入輒以贍宗黨之貧無依者與人交肝膽披露不少隱  
有不可輒面斥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宗傳居停婺源

王鳳生先後攝嘉興知府不一及其門讀書一覽成誦徵故事  
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葉覆視不少爽尤具經濟略於天下山  
川阨塞士馬芻糧以逮治河興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

徐士芬撰

傳

沈蓮溪曰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于服注蓋屢引之惠氏棟  
左傳補註引賈義較多至馬氏宗樾則謂賈服註左傳精確不  
可移易又搜采兩家舊註以補惠氏所漏杏邨懼古註散亡廣  
引博采期于無遺皆爲疏通證明俾讀者瞭然知其視杜解爲  
優亦有傳寫訛誤不可據依未嘗故爲曲說必黜杜以申賈服  
旣于賈服爲功臣亦以救孔疏之偏而折衷于至當

左傳賈服註輯述序

劉伯山曰此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大義微言凡春秋與周  
禮表裏左傳與國語公穀異同賈服兩家與經傳子史符合者

一一溯其原委自天文五行輿地職官名物度數莫不條分縷  
析疏通證明至於杜註與賈服相違者正義多曲從杜說則必  
爲之權衡時地揣測事情援古義以表微掃浮詞以解惑洵可

謂左氏之功臣

左傳賈服  
註輯述跋

錢先生儀吉

別爲嘉興二錢學案

錢先生泰吉

別爲嘉興二錢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四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五

天津徐世昌

貫山學案

清代治說文者以桂未谷段懋堂爲最著貫山承其後獨  
闢門徑補偏救弊推勘精詳論者以爲許氏之功臣桂段  
之勁敵蓋書雖晚出而折衷一是實能集眾說之成焉述

貫山學案

王先生筠

王筠字貫山號菴友安邱人道光辛巳舉人官山西鄉寧縣知  
縣縣在萬山中民樸事簡訟至立判暇則把一篇不去手調署  
徐溝曲沃皆有政聲咸豐四年卒年七十一先生少喜篆籀及  
長博涉經史尤長於說文謂文字之奧無過形聲義三端乃標



舉分別疏通證明爲說文釋例二十卷釋例云者卽許書而釋其條例猶杜元凱之於春秋也又以二徐書多涉草略加以李燾亂其次第致分別部居之脈絡不可推尋乃采桂未谷段懋堂諸家之說爲說文句讀三十卷句讀云者用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之名謂漢人經說率名章句此書疏解許說無章可言故曰句讀也又以說文繫傳一書有朱氏汪氏祁氏諸刻顧其中各有異同因參以說文韻譜五音韻譜玉篇廣韻汗簡諸書輒下己意爲之判斷爲說文繫傳校錄三十卷其他所著有毛詩重言一卷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夏小正正義四卷弟子職正音一卷正字略二卷文字蒙求四卷及禹貢正字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略蛾術編等書

參史傳

說文釋例自序

今天下之治說文者多矣莫不窮思畢精以求爲不可加矣就吾所見論之桂氏未谷說文義證段氏茂堂說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書徵引雖富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僞引皆有次第取足達許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己意也讀者乃視爲類書不已昧乎惟是引據之典時代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績之詞而又未盡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悻則其蔽也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則其蔽也大徐之識遜於小徐小徐之識又遜二家治說文者以二書爲津梁其亦可矣然聞人食肉而飽究爲飽人之飽不如自食之之誠飽也聞人衣裘而煥亦爲煥人之煥不如自衣之之誠煥也夫飽煥者喻之以意而不可宣之以言苟不自飽煥亦安知人之飽爲何若

煥爲何若且安知人之飽者或不免於飢煥者猶不免於寒乎  
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讀說文而樂之每見一本必  
讀一過卽俗刻五音韻譜亦必讀也羊棗膾炙積二十年然後  
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  
以私意竄改之謬犁然辨哲具於胸中爰始條分縷析爲之疏  
通其意體例所拘無由沿襲前人爲吾一家之言而已夫文字  
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  
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  
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乃往往不能識者何也則以其卽字求  
字且牽連它字以求此字於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識  
矣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卽在乎此其字之爲  
事而作者卽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

卽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它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從口木從中鳥鹿足相似從匕斷鶴續鳧旣悲且苦苟非後人所竄亂則許君之志荒矣夫讀古人之書不能爲之發明卽勿塗附以豐其蔀而說文屢經竄易不知原文之存者尙有幾何大徐校定時猶有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苟能審慎而別白之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乃復以私意爚亂之不能不謂爲功之首罪之魁矣今據二徐本拘文牽義以求之未必合許君意卽未必合倉頡籀斯意也特以長夏養疴用此自遣賢於博奕云爾

### 指事

許君敘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案

天地間物與事而已有形者謂之物故虫龜之屬至渺小矣然亦有形可象也雖狀物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或流於指事物能生事也無形者謂之事故言上下而極諸天之上地之下如此其大亦第事可指而已雖狀事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亦或雜以象形則為是事者所用之物也惟是許君舉上下以見例乃例之至純者

日月之類皆然

故余區其類竝著於左

象形

許君敘曰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筠案○以說文韻譜為正外以象其體之圓內以象其無定之黑影也○以古文明所從者為正月闕時多滿時少故象其闕以與日別其內則象地影也顧此為迎而視之之形即有隨而視之之形有視其側面之形又有變橫為直之形省多為少之形

且此爲純形卽有兼聲之形兼意之形大抵形聲字後人易於配合若指事象形會意三體蓋非古人不能也聖作明述具有深意爰區其類備覽觀焉段氏說是者不復說不須說者亦不

說

形聲

許君敘曰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案工可第取其聲豪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

矣

亦聲必兼意省聲及但言聲者亦多兼意

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爲主也

會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爲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固有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卽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文故執

文以求聲則象形指事其聲在字外也而溯其朔以論聲卽形聲字亦聲在字先也是以經典用字尙多第存其聲者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爲楚齊之齊此其一端郝敬曰後人用字尙義古人用字尙音至哉言也且豈惟造字重聲哉卽釋經亦然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爲鼻祖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震動也巽入也艮止也則專以義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鄭君而外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眼學朱子而外鮮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難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荆公之治術波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從末減也試觀假借一門無一字非聲卽轉注

一門亦大半由聲而起茱萸拈捫火焜妹媚之類其爲事爲物故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則以或方言之不同故雖一地而不必同詞也是以論文字而至形聲鮮不謂其苟且配合不屑加意余故詳論焉

### 亦聲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二也分別文之在本部者三也會意字之從義兼聲者爲正主義兼聲者爲變若分別文則不然在異部者概不言義在本部者概以主義兼聲也實亦聲而不言者亦三種形聲字而形中又兼聲者一也兩體皆義皆聲者二也說義已見卽說形不復見者三也嚮爲酷急之正字今借用酷者以其同從告聲也詩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覺作梏則學告同聲而許君說嚮曰學省



聲不云告亦聲也此字之止七皆義皆聲而云從止從七但以爲會意字也二者皆惡其厯雜也說禘之義曰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已見合字說形卽但云合聲也此則互文相備且以見說義說形之詞本相灌注未嘗分離乖隔也

### 省聲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意也一則所省之字卽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文之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所卽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從爲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狄字從赤而省之夔𨮒反不省也將謂夔𨮒而省卽不成字則爨部中字皆從其省而宅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間有一

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

一字數音

從隋羸皃耑彖开萬之字其音讀各異說者每遷就其詞以解之然無疑也蓋同此一物一事而謂之者不同因各制一字者如火焜之類是也同此一物一事謂之者雖不同而其字初無不同者如隋羸之類是也說文具具有明證茲備錄之其音大異者正例也其音或疊韻或本通轉者亦竝輯焉

形聲之失

許君曰俗儒曷夫未嘗覩字例之條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筠案菜名東風鳥名巧婦今作菓風鷺歸豈復可解乃玉篇卽已有之說文先有之矣苟取分別曾無深意若不覺其重複拉雜也然易童牛之牯說文引作告

而牯下引費誓牯牛馬則史籀以前早已如此吾終不能無槩於心爰輯之以備覽焉

### 會意

許君敘曰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案會者合也合誼卽會意之正解說文用誼今人用義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不作會悟解也左氏曰止戈爲武自鄭漁仲倡爲異說後人多信之不知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也東方滑稽乃有是語豈春秋而有之乎六書例解曰或謂歪字从亡聲非从止此執隸形之變案漢碑武字有數體歪爲正體歪爲變體武武爲譌體惟嚴訢碑劉讓題名作武武有似亡字亦譌體也筠姑依樣畫之俟求漢碑質實

金刻

皆如小篆惟嚴彝作武上體小異

轉注

許君敘曰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裴務齊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以隸釋篆至爲鄙俗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亦用左回右轉之說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反欠爲无到子爲去用以爲例是以形之變轉其義則混於象形會意鄭樵六書略曰諧聲轉注一也則混於形聲不知許君云建類者建立也類猶人之族類也如老部中字暮耋耆壽皆老之類故立老字爲首是曰一首乃諸字皆以老爲義而耆字直說之曰老也與考下云老也同詞顧不云老者而云考老者則以其同意而非相受也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始爲相受矣何爲其相受也老卽耆耆卽老故不能相受若老者考也父爲考尊其老也

孝下云子承老也此老字卽作考字用以孝字上承考字故云然易曰意承考也卽許所

本然考有成義謂老而德業成也永錫難老考槃在澗則不可互用是知以老注考以考注老其意相成故轉相爲注遂爲轉注之律令矣說文分部原以別其族類如譜系然乃字形所拘或與譜異是以唐書宰相世系表同一韋氏而九房分焉同一郭氏而陽曲華陽中山分焉或同姓而別其支或同氏而異其祖而說文不能也是以夔芑皆嘉穀而字旣從艸不得入禾部也荆楚本一木而荆不得入林部楚不得入艸部也故同意相受者或不必建類一首矣考老疊韻惟茱萸薔薇之類尙與同例它或不能矣頁百首面四部又手寸三部止足走走四部如世系表之分房其轉注宜也而部首意絕遠者亦得轉注則如人之爲後於異姓者矣要而論之轉注者一義而數字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其數字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

同之何爲其數義也古人於有是語無是字者借之卽有是字者亦借之取其入耳可通而已故老從人毛七會意字也考從老省丂聲形聲字也則知轉注者於六書中觀其會通也假借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

假借

許君敘曰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發號也長久遠也此其本義春秋楚有令尹周禮建其長借爲爵名矣許君所謂令長則舉漢制大縣爲令小縣爲長而言許君嘗爲涑長呂忱嘗爲愷令矣夫假借一門觸目皆是不勝書也茲錄孫暢齋一篇以見其概自撰一篇佐之夙昔札記數事亦綴於後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矣

彰飾

清信堂考卷一百四十五  
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已沿襲既久取其悅目  
或欲整齊或欲茂美變而離其宗矣此其理在六書之外吾無  
以名之強名曰彪飾焉爾

同部重文

說文者主於分別之書也漢碑之存於今者皆出東漢其體雅  
俗雜陳半不合於六書當羣言淆亂之時許君發憤有作又恐  
竹帛迆謄易滋魚豕故卽同音同義之字不盡使之類聚其類  
聚者有三種一爲無部可入之字如云<sub>二</sub>二字不入雲部卽無  
復可隸之部矣一爲偏旁相同之字如祺之籀文禊祀之或體  
禊仍從示義不得入它部也一爲聲意不合之字如泉之古文  
泉雖從囧從未兩體明白而不可入此兩部故附之泉下也非  
是三者而類聚焉蓋出後人妄爲迆併矣故以玉篇照之雖不

敢謂盡本之許君亦未必盡出顧氏離析也

### 異部重文

彌下云古文亦鬲字凶下云此亦自字也

集韻以自為鼻之古文是也一聲之轉

麻下云與尢同儿下云古文奇字人也頁下云古文𨾏首如此

晉下云百同古文百也

玉篇引說文與百同古文首也此說誤

介下云籀文大改

古文夫以部首而有重文者有從之之字即為部首以便於領字也說文重別故纂籒從籀文希而附希部疏從或體充而附去部此外更無矣夫部首尙有重文顧欲執部中之字其類聚者謂之重文不然則否豈有當於許君重別之意乎惟是許君之說部中字也曾不言亦某字同某字惟勺部与下云此与予同亥部古文布下云與豕同而已不似說部首字之直捷者將無說文本亦云然遂為後人所逐其或不言者乃得留邪鹵莽



者遂謂同部重文之外更無重文矣且偶遇一二易知者輒遂使相附更足以泯沒其迹矣其遂之此部而彼部直刪之者既不可見既遂而忘刪者人或以為許君健忘兩部複收而已不知許君之意苟其為字也兩體明白即別隸之以覬傳之永久而不誤既有部首定其字之半即譌亦不過一半耳而其義既同其聲又同細心人讀之無難知為一字也不料為同部者所蔽遂謂此外別無重文乃出許君意外矣故輯錄之以俟君子詳察焉

分別文古累增字

古文首也此類類  
王論民備文與自同  
食不食辭文大類

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則其偏旁為後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義遂異者是為分別文其種有二一則正義為借義所奪因加偏旁以別之者也冉字之類一則本字義多既加偏旁則祇分其一義也公字不足兼公侯義其加偏旁而義仍不異者是謂累增字其

種有三一則古義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一則既加偏

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

今用復而不用復

一則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

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

今用因而不用摺

凡類此者許君說解必殊別

其文姑即援字明之爰從受爪又皆手也故援下祇云爰聲不

言從爰乃變例以著其爲一字也既一字矣何不收之同部蓋

以其勢均力敵爲已久也凡形聲字以形爲主以聲爲從此則

以聲爲主以形爲從乃形聲之大變矣或曰焉知非後人刪從

爰乎曰後人目光短見援字不復念及爰字即有念及者祇能

因其無從爰而增之必不能本有從爰而刪之也曰裘從求聲

麗從兩聲子力關之於此又謂非許君不能不自相矛盾乎曰

否彼既類聚矣而猶云聲則文義不順此固在兩部也亦有同

部者則必其義廣狹微別也而永兼無別則各國異文如葑黹

之比也然其中必有後人羈入之字則吾不能辨之特以其爲形聲之變故別輯於此

凡疊文同異

凡疊三成文者未有不與本字異音異義者矣其疊二成文則音義異者固多而同者亦有之似徐氏未留心而唐韻亦本未留心也今區爲二類俟覽者正焉

其體同音義異

聖人正名百物而作文字而事物之蹟非象形指事會意所能窮也於是形聲文字至於形聲而后不可勝用矣有事君以忠者卽製忠字有憂心忡忡者卽製忡字設本作事君以忡憂心忠卽亦永爲定體矣惟定爲以忠忡卽不可交易不可合併矣憶某書云橫直異體從合可也邪說誣民蓋以是字罕

見而發此謬論也故舉恆見者以爲例而彙說文同體之字於後

列文變例

許君之列文也形聲字必隸所從之形以義爲主也會意字雖兩從而意必有主從則必入主意一部此通例也顧說文以字形爲主形聲字一形而其形或與字義乖隔會意字兩形或並與字義乖隔蓋許君記字之時去倉頡造字之時已二千餘年矣古義失傳胡可詳究此例之所由變也其形旣然卽第以形附麗焉諸大部有倫理之字多故附其義遠者於末猶易見也若一部數字者第見爲雜亂而已不知乃體例所拘也故擇字之不與部首比附者具說其意俟覽者正焉

說解變例

說解之例必先說字義再說字形卽不待說而自明者亦必說之體例固然也如天顛也帝諦也天帝人所共知故說以雙聲疊韻之法而非字之正義不似說解正例篇中所舉旁絲二字也此外科條尙多本篇詳之

或曰又

曰並同

案此二字爲許君本文者蓋寡其爲後人附益者一種也合字林於說文而以一曰區別之者又一種也其或兩本不同校者彙集爲一則所謂一曰者猶今人校書云一本作某也是又一種也余向也奉爲圭臬今思得之爽然自失願讀者勿爲所愚無說者不出○玉篇之說與余符者引之異者亦引之以便異日再加精思且不愿屏人之耳目使不聰明也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半意半形者象形之變格也半意半事者指事之變格也許君

於其意必出其字而後解之於其形與事則不出而直解之蓋以苟出於說解則人疑其爲字也故文字之格變而說解之體亦與之俱變今本多有出者則校者恐人不知所謂側注於旁以醒人目而昧者傳寫輒以入正文也其無是字者猶爲易見其有是字而非從是字如谷字非從久之類苟出之則尤眯人目矣

### 讀若直指

注家之例云讀若者明其音也云讀爲者改其字也說文無讀爲者逐字爲音與說經不同也然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不可一概論也

### 讀若本義

字音隨義而分故有一字而數音數義者第言讀若某尙未定

爲何義之音故本其義以別之音雙聲疊韻若某向未

讀同本義

凡言讀與某同者言其音同也凡言讀若某同者當是讀若某句絕同字自爲一句卽是一字分隸兩部也然傳寫旣久必有與若二字互譌者謹分別說之然亦其可疑者耳不盡出也

讀若引經

引經以證其音亦以義爲別之類特以其引經文別錄之然其無義可按者不具及也

雙聲疊韻

梵書有二合音吾儒未嘗無也彼有二合音不復有兩字分其音是以長存也吾儒有二合音又有兩字分寄其音是以沿襲而不覺也雙聲疊韻非乎茨疾黎也茨疾雙聲茨黎疊韻之于

諸也諸之雙聲諸于疊韻經典中形容之詞如窈窕參差之等莫不皆然無論知與不知作詩屬對必不誤惟人名物名則不知者必誤於屬對矣此類字其聲兩字如一紐合之也若一然一否則讀之似一長一短故不對也梁之王筠必與唐之杜甫爲偶一雙聲一疊韻也此事非說文要義而亦說文所有聊輯錄之以示初學

### 挽文

傳寫既久安得無闕佚抑或有意刪節矣初學記引祭豕先爲

禮

音曹蓋以禮祭之故曰禮今苗民之爲盤瓠後者其歲時致祭盛之以禮以是知之

月祭爲禘今示部

並篆文無之又引淒雨雲起也渰雨雲兒也今竝倒作雲雨則不可解又引宗廟之木主名曰祏今本且曰以石爲主也文選及後漢書注所引皆有足補今本之闕者嚴鍊橋說文校議至精確矣茲特以臆見所及妄爲增益無所本也幸覽者正焉○



與鍤橋闔合者刪之爾雅疏所引爲鍤橋所漏者補之五書。

誤字

段氏改誤字是者極多小有疏忽亦所不免余別得若干類記之其或意同段氏而小有發明者亦不刪也

補篆

凡見於說文偏旁而本篆下無此文者概補之以許君所言之大篆爲首而余所輯者附焉其並此篆無之者則以小徐所舉之七字爲首而余所輯者附焉其說文所云古文以爲亼字者則通用者也概錄於末而它書所引說文今本無之者不與焉

刪篆

說文兩見之字大徐概以部分在後者爲重出何其不審也許君於會意字必列於主義所在之部後人檢之不得輒增於從

義所在之部此其所以重出也茲以說文本重之三十八字列於首而愚見所及附焉其爲段氏刪之而是者與已見它篇者不復書

遼篆

會意字必兩從入於主意所在之部乃正例也然有一義委曲難明者許君卽變例入其部中以取軒豁如𠂔不入囟部而入疋部頃不入頁部而入匕部以囟頁之義易見疋匕之義難明也列文變例篇中已具言之矣惟其中容有當入主意部者且有似許君誤解者姑獻其疑俟好古君子要刪焉

改篆

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改者多審細而艸率時或不免余寡識學殖尤陋謹卽其有據者改之所改與段氏同者或別

有發明乃錄之然隨手札記亦或忘段說而與之複幸世之君子覽而正焉

### 觀文

易曰觀乎人文夫文字既著竹帛則其平敷同矣績畫亦未始不平敷然色有濃淡面有向背易爲意會也若文字必知觀之之法則思過半矣

### 小鈔鈔存

筠之專治說文也自癸未冬始十閱月而成一書凡十五卷名曰說文鈔友人或寫去今日觀之太淺薄矣刺取若干條存之

以志功候云爾

存疑

疏家例不駁注卽明知它說之是亦委曲駁之以通本注之說  
況自出己見以難本師乎余病其拘也故凡以實事求之而不  
合者輒出己說留質通儒儻昭所尤亦待啟發之憤悻焉爾駁  
段氏者附偶有所見亦附

說文句讀自序

余平生孤行一意不喜奪人之席勦人之說此說文釋例之所  
爲作也自永元以至今日凡千七百餘年顏黃門一家數世皆  
精此業而未有傳書二徐書雖傳多涉艸略加以李燾亂其次  
弟致分別部居之脈絡不可推尋故博極羣書之顧亭林祇見  
五音韻譜以其雜亂無章也時時訾警之苟非段茂堂氏力闢

榛蕪與許君一心相印天下亦安知所謂說文哉惟既創爲通例而體裁所拘未能詳備余故輯爲專書與之分道揚鑣冀少明許君之奧旨補茂堂所未備其亦可矣道光辛丑余又以說文傳寫多非其人羣書所引有可補苴遂取茂堂及嚴鍊橋桂未谷三君子所輯加之手集者或增或刪或改以便初學誦習故名之曰句讀不加疏解猶初志也三篇業將畢矣而雪堂頌南兩陳君曰君所增改者既援所出之書以證明之又引經典以發揮之而無所增改者但如其舊則忽詳忽略體既不倫且茂堂之學力思心固能遠達神愜而性涉偏執瑕類不免又如桂氏之博洽嚴氏之精確以及非石鈕氏汾泉松亭兩王氏其書皆有可爲羽翼者君盍薈萃之以省我輩日力以爲後學南鍼乎余於是本志變化博觀約取閱月二十而畢仍名句讀從

其朔也顧余輯此書別有注意之端與段氏不盡同者凡五事  
一曰刪篆每部各署文數重數自序又有十四篇之都數誠以  
表別裁而杜羸雜也而核今本之實則正文重文皆已溢額嚴  
氏議刪重文未議正文不知是說文續添中字字林中字也無  
據者固未可專輒有據者可聽其竊據非分乎至於一字兩見  
者當審其形義以定所屬之部吁爲于所孳育否爲不所孳育  
此審其形也尋與得各有所施此審其義也不可如大徐以在  
後者爲重出也二曰一貫許君於字必先說其義繼說其形末  
說其音而非分離乖隔也卽如說蒐曰人血所生以字從鬼故  
云然引者譌爲地血校者卽欲據改則從鬼之說何所附麗哉  
三曰反經說文所引經典字多不同句限亦異固有譌誤增加  
而其爲古本者甚多豈可習非勝是以婁經竄易之今本訾漢

儒授受之舊文乎四曰正雅爾雅者小學專書以此爲最古所收之字亦視羣經爲最多彼以義爲主而形從之說文以形爲主而義從之正相爲錯綜而互爲筦攝者也乃陸孔在中原時代雖後而猶見善本景純居東晉傳注蒼萃而適据譌文加以學者傳習多求便俗羽族安鳥水蟲著魚故徐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足復觀以羣經之鈐鍵而譌誤顛倒重出比比皆是不有說文何所據以正之乎五曰特識后身憫愴等字許君之說前無古人是乃厯考經文並非偏執己見不可不以經正傳破從來之誤者也五者以外小有違異亦必稱心而出明白洞達不肯首施兩端使人不得其命意之所在以爲藏身之固此則與段氏同者也時閱十年稿凡三易鏡不自照留待後人而吾所望于來哲猶有六焉許君說五行五

色四靈四夷或相鉤連或相匹配是知鎔冶于心藉書于手非  
泛泛雜湊之字書故雖至小之字而亦有異部相映帶者如木  
部柢株直用轉注可矣而說曰木根者所以別于艸部芟芟之  
爲草根也禾部說移曰禾相倚移者所以別于扌部旗之旖旎  
也一也有當轉注而不然者如昏下云日冥也則冥下當云月  
昏矣而別爲說者爲從六地也二也有不欲駁難古人但加一  
字見意者說夔云卽魼也說鼯曰卽豹文鼠也是也其不加字  
者想尙多有之三也許君說字多主通義而言其專主一經者  
如避借等字是也四也羣經所有之字而許君不收者璫玃玃  
犒之類既有明徵其他想亦必有說也五也況乎九千文中於  
今爲無用於古亦無徵者至於數百夫何經典所有沙汰之以  
矜別裁經典所無網羅之以炫淹博五經無雙之人豈宜出此



然鄭司農引上林賦紛容掣參倚移從風以較文選八字而易其五計漢武至梁武才六百餘年而漢賦之改易已如是之甚況三代先秦之書乎苟有博通古籍者能使無徵者有徵卽無用者有用矣縱使單文孤證亦傳一字千金尤所企望也六也若此者我雖少發其端能不望來哲之竟其緒乎抑或智所未窺才所未逮能不望來哲之拾其遺乎有段氏開闢于前爲之擴其規模斯我能開闢於後爲之劈其肌理而以我書爲椎輪者尙不知凡幾也沙母憚于叟披薪自欣其日積能使許書之蘊發露無餘我卽不及見之而亦爲後之學者豫幸之矣

凡例

一篆文二徐本及說文韻譜五音韻譜有異文者已具於繫傳

校錄說文韻譜校矣茲第擇一字用之

一篆文傳譌者如艸部藍既係重出又有羣書引據徑改之略有疑竇概出於注

一篆文次第小徐似據已經倒亂之本大徐尙有倫春然似以意爲之整比故不免差跌茲於其無疑者從大徐可疑者從小徐或從大徐而附以辨正至如烜字必從小徐乃使許君得白也其有兩本皆錯亂無從定正者如段氏於齒部彜併齶齶齶齶四字其說甚確然元應引齶字說如今本引齶字說齒不正也同玉篇又不同齶字說玉篇引齶字說又如今本然則六朝唐人所据本固如此矣況似此者尙多僅改一二處祇亂其例耳

一篆文有無二徐不同者概依多本可疑者附辨於下

一篆文重出者錄之而後刪惟註誤字既有不重之本徑刪之

至如苗字小徐在後似是本次

田溺反可證

其在前者乃依大徐

增脩字併迻苗字使之類聚也

言切不言反可證

然釋艸曰稜

釋文他周

切

脩釋文音揚

又曰苗

唐韻徒歷他六二切

脩釋文他周反

郭注皆云未詳据釋

文則後苗與前脩同音後脩與前稜同音知本是一條譌而

後衍也許君据本祇有脩苗

据脩在苗上知爾雅之文字如後條次序則如前條

大徐

蓋得其真故依之

一篆文法當一律然如墓字從黃省而迻八于下閒有作莖者

必仍之畱鬲金刻作畱鬲說文未收而從之者閒有一二亦

仍之

一篆文業已溢額而桂氏段氏復据羣書所引為之增補似乎

多事然今本所存必有許君所未收之字即今本所無必有

許君所曾收之字傳寫既久勢所不免也是以擇其可信者

各附本部都數之下以俟君子審定焉所增之字或為說文  
一本有而今佚者或出說文續添者或出字林者或出字林新  
附者或絕無所本後人以意增之者蓋皆有之余不能辨也  
一說解中異文掇文定從一本其出二徐本及兩韻誼者皆說  
文全本也大字居中書之其采自羣書者小字居中書之乙  
轉者亦然其為嚴氏段氏及愚所增者側書之所改者則注  
曰當作某異文之不能定者及文雖異而義不異者皆注曰

一作某

一說解中刪補乙轉者盡注所據茲先列所據於左以備參檢

惟之者也等字於義有關者乃注所據不然則否

一 所據之說文本大徐則毛氏本

異於見行本似是  
刊改一二次者

鮑氏本

誤字

多然無  
妄改

孫氏本

誤字少然序言顧千里  
改其篆文則不可據

小徐則汪氏本

篆皆  
刊自

汲古偶有一二馬氏袖珍本即据汪氏注中偶正朱文藻攷

不同注尙可据馬氏袖珍本一二字似亦出肌斷朱文藻攷

異本雖所出僅千二百餘字然其祁刻顧氏景宋鈔本白

二篆蓋千里妄作廿五卷汪刻多異文此張次立所据之大徐本也顧本則與今大徐本同又是千里妄作其餘篆注多可据

翁氏鈔說文韻譜及李氏刻本朱竹君鈔本與汪刻大同但

篆文多異五音韻誼大字本其小字本則坊刻不足道也

一說解中字體毛刻古體俗體皆少鮑刻古體多誤字亦多孫

刻誤字少而俗體多朱竹君鈔本汪刻本古體俗體皆多顧

鈔本古體俗體皆少竊意許君之作此書說解雖用隸法然

定多古體故今采之各本一切存之俗體無可據改者但曰

么當作么而已不敢自我作古以誣方來

一所据羣書經典釋文通志堂本朱文游以宋本校之余又以

景宋鈔本及儀禮刊誤余仁仲公羊傳張士俊本然大

之本校漢書後漢書文選汲古本初學記玉篇張士俊本然大

云得自汲古閣鳳苞斧季勤于校讐疏于決擇一不可信也  
又云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諸書旁稽曲證二不可信也  
唐人引說文皆作從某此獨作从又所  
引說文概同大徐本足徵大加變亂矣  
本韻會元槩本最佳眾經音義莊氏校本五經文字九經字  
惜缺七十番廣韻張士俊本集韻已補曹氏

樣五行大義九章算術音義本草綱目皆所手輯也外此則

一以說文校議為本然如暴晞也嚴氏据元應婁引欲補乾

字不知此自是元應書例恐人不解晞字故連引其說耳若

李善書例其於此等必曰暴晞也晞乾也嚴氏欲据補誤矣

故并著各家注例於左桂氏所引有出校議外者余所輯有出二家外者蓋二家忽之也惜嚴氏

無欺故以爲据

一文選注例最為厯雜本文所有則增之如東京賦淶水澹澹

注即引說文澹澹水搖兒也是也段氏据補澹澹然琴賦注引澹水搖也長門賦注引

澹搖也何去何從乎又如魏都賦襲偏袞以讀列注說文云讀列中止

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嚴氏遂欲于說文中止也上增列字案  
 李氏詞不達意當云讀列或止或列也再引說文讀中止也  
 自然明白何事然字一轉乎本文所無則刪之如歛歛气上  
 出兒寶鼎詩無重言即不引歛歛是也於義無取者亦刪之  
 如級絲之次第也報任安書注引級次第也本文無取於絲  
 也本文如是而說文不如是者則改說文以就之如西都賦  
 又杳窈而不見陽李氏如引杳冥也冥窈也則合矣乃因窈  
 下云杳窈也與賦正合遂用之然固以之釋賦之杳也直改  
 為杳知此字非譌者以下杳窈也以就之李氏引書每同穴  
文別解窈字知之  
 如此不僅說文也有刪節不可通者攙反手擊也捶以杖擊  
 也李引批捶皆曰擊也徑刪其區別之字凌越也引作凌越  
 也凌則加水批則省凶幾令人無從尋覓也又有以時行字

易之者西都賦注引濫泛也說文作汜不收泛字解嘲注引  
儋荷也說文作何也凡此類意主使人易曉不可輒謂之誤  
一元應於說文字林無所偏主陸氏則主字林至有引字林而  
謂說文同之者且有引說文之音而引字林之義及它處再  
引說文仍同此義者故以陸氏所不引而疑說文本無此字

誣也

郭氏注爾雅卽主字林蓋東晉時說文未  
行於南方然亦偶勝說文惜全書不存也

一元應所引元文居多且率以說文居首其先三蒼字詁之類  
而說文居末者必其于本文之義不相比附者也閒亦刪節  
以就本文僅十之二三至如以譽字之說說酷字必先明著  
之曰酷又作譽佶婁引之後或不言而直引之校者爲之失  
方則非元應之過

一初學記與玉篇及諸韻書例同皆繫字爲說不主一端可以



清傳學彙考一百四十五  
三  
為據惟牽連敘之偶雜釋名於中不難別識也

一經典釋文前後漢書注例同李氏皆有增損必慎別擇

如後漢書

循吏王渙傳奠醮注引說文祭醮也即食部饌字注非酉部本有醮字而今掄也又所引祭醮也文同今本元應前於章懷數十年則引作醮祭也知章懷時說文已誤倒矣

一之也等字引見羣書而無害於義者盡增之許君漢人也而今本說文局促無文采或直不成語豈其本然乎苟有所据不敢置也至於初學記引鳳字說云字從鳥凡聲也其雝榕駙沲四字下則如小徐本知不可循例概增矣

一元應所引謂厶厶也蓋庾儼默舊注概用之

元應引他書亦或伸之曰謂厶

厶也或引說文亦然然所引有與選注所引同者則定是庾注矣既不能別寔過而存之且今本亦有存

者如駮下云謂色如駮魚也綵下云謂衣采色鮮也皆是也

選注亦閒有之

隋書經籍志說文十五卷許慎撰說文音隱四卷梁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案庾注句

不繼說文之下而繼演說文之下且不言卷數或所注卽演說文乎今考說解中有不貫串者且有與許意乖違者定是後人詮解今不能得其主名故概以庾注目之

一諸書所引反切蓋音隱舊文它書多言反九經字樣則言翻選注則反少切多皆仍其舊不一律改爲反也李氏先出切而後引說文者及引說文之後又出本文乃繫以切者皆區別之詞其引說文義卽繼以切者定是舊音段氏多漏引茲備錄之曰本厶厶反繼以唐韻曰孫厶厶切二同者省之其或諸書所引不同者亦分析羅列而後以唐韻繼之一唐韻之音與許君之意不相中者此鼎臣之過習孰時音時義不備檢也則以它書駁之曰當厶厶切

一釋典自漢入中國則譯者必是漢語故眾經音義不獨所引說文可用卽所標佛經字亦多可用如連負連也前人無知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五  
三

者以所標負撻解之而確不可易也瘵減也一曰耗也似非  
異義以所標衰耄解之而其義有別也乃知許君說解多漢  
時恆言今人不聞遂不得其解耳

一說文在前字林同之宜也故羣書所引兩書皆有是說者不  
復記惟第引字林而實同今之說文者蓋有兩種一則因便  
引之也一則字林始收是字後人屢入說文也吾不能別之  
且字林增收引見羣書而說文無之者尙多故不可臆斷惟  
記其下曰字林同以示區別

一刪之有本者第〇其外無本者則加注然已見釋例者亦  
不注也小徐語而大徐闕入正文者直刪之

一說文十五篇二徐皆分爲卅卷矣今於十四篇仍分爲上下  
敘目則合之者必相連乃足以見意也敘目與太史公自序

同法今既分之故橫加敘曰二字不可讀矣卽小徐本繫傳  
一下云部數字數皆仍舊題今分兩卷其言至明白也而卷  
二乃云若干部文若干重若干此亦後人橫加之也設不分  
爲卅卷何由加此妄語乎且億許君擬易而作說文則序目  
於自一至菑自人至亥當分爲上下兩篇如易分兩篇而六  
十四卦亦不至於無區別也

一此書之初輯也第欲明其句讀而已已及三卷而陳雪堂陳  
頌南迫使通纂乃取說文義證說文解字注刪餘舉要以成  
此書其或二家說同則多用桂氏說以其書未行冀少存其  
梗槩且分肌擘理未谷尤長也惟兩家未合者乃自考以說  
之亦不過一千一百餘事惟是二家所引檢視原書或不符  
此改舊文以就已說也然所引浩如煙海統俟它日覆覈之

或曰說文句讀古人無知之者乎曰宋以前人大率知之近人始不知耳禊下云安福也文選注引禊安也玉篇云福也安也璧下云瑞玉環也慧苑引璧瑞圭范應元注老子引璧瑞玉也憲下云礙不行也小徐祛妄篇引憲礙也宙下云舟輿所極覆也釋詁正義引宙舟輿所極也皆知說文句讀故但引其一句竝非掎佚也莊子音義引舟輿所極覆曰宙則失之然似後人增覆字

一漢人經說率名章句而張蒿菴儀禮鄭注句讀獨立此名者謙也然儀禮經有章句注但有句讀而已則其名亦所以紀實也余纂此書則疏解許說無章可言是以竊比蒿菴

說文繫傳校錄自序

道光己丑筠始見朱氏繫傳攷異正其謬誤覈其故實啟後學

用心之端可謂勤矣惟卷首所列不致說數事似尙有可議者  
朱云部中列文次第多與今說文前後倒互各卷列部亦間與  
今說文分合不同皆不暇致說此殆誤也部中列文以義爲次  
大部無不森嚴惟一部數字者乃無區別安可任其倒互哉列  
部初無分合不過閒掄部首合於前部耳而朱氏又未嘗不致  
說也又云篆文偏旁移置形體小異不合者改之此又誤也篆  
文之異可於它部檢所从者及从之者爲之說正然當著於說  
中不當直改以泯沒其迹夫據案反覆亦自謂無復遺憾異時  
覆視輒自見其乖悟況經它人之目乎又安可滅迹而使人無  
由尋討乎又云說中傳中增減形似之處無關重輕者仍之信  
知謬誤者改之此又誤也漢人著書雖遜經典然不似後人隨  
手填寫況許君說解如此之簡無關重輕之詞安能多見且朱

氏所引大徐說質之原書或不相讎是按籍而稽尙不免誤可  
輒云信知謬誤乎孫氏鮑氏所翻宋本皆在朱氏著書之後而  
宋本又未得見所据者汲古五次改本而已是書之所据改者  
繫傳卽其一種其異同之迹多已滅沒夫校此書卽曰它書之  
異文改之迨校它書又以此書之異文改之歎故喜新不加平  
議亦學者之通患也今旣各本竝出其中佳處多可采擇而汪  
氏所刻小徐本又與朱氏所据本不同今將以攷異校汪本幾  
如執唐律以灑漢獄矣漢陽葉潤臣謂筠曰盍改作之君任其  
異文我任其典故可也余乃不辭猥瑣凡有不同概爲札記更  
參以說文韻譜五音韻譜玉篇廣韻汗簡諸書可疑者輒下己  
意爲之判斷亦欲觀者知其意之所在一有乖刺可爲訂正也  
或遇是典所出之書適與手近亦閒出之難爲繙閱者卽概不

及以俟潤臣自壬辰九月輯之旋以東歸甲午二月乃畢不知潤臣所攷何似異日至都終當合爲一帙也

寫畢校改一過大徐本訛誤之不見於小徐者亦記之卽附各卷之後以毛氏本爲主而以孫氏平津館本鮑氏藤花榭本五音韻譜校正其誤若汲古不誤則略之其惑人者著之乙未八月在都借馬氏龍威祕書讀之是書蓋以汪本付刊而頗有校正先得我心者皆錄之亦聊免余說之无稽云

癸卯又借朱竹君先生家藏本校祁春浦先生刻顧千里本記其異處概云竹君本以別於朱文藻也

### 毛詩重言自序

詩以長言詠歎爲體故重言視他經爲多而重言之不取義者爲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音同而義則比附此正例



也故輯爲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伸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爲重則一也故輯爲中篇其或單詞卽同重言者此例雖他經所有然檀弓曰輪焉奐焉左傳曰湫乎攸乎其語例未有如詩者茲据傳箋正義亦或以例推之故輯爲下篇一見者先之屢見者次之字異義同者又次之則上中二篇之所同也下篇出自創獲各以其句例之同者類聚焉兒子彥侗校補九十七事各從其類附之所引證佐出自手集者什一餘皆資之陳碩甫詩毛氏傳疏碩甫束修自厲造次必于儒者年尙少于我不見者二十年矣

夏小正義自序

宋淳熙中韓元吉刻大戴禮十三卷夏小正在其中乃前此隋志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出蓋齊梁間久有單行本矣

傅氏以爲獻書

者離析之此不必然藝文志既收禮古經及記矣又收中庸說既收筓子於道家矣又收弟子職于孝經類是其比傳文

小正字凡四見

禮運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月令注九引皆云夏小正一日正月啟蟄魚陟

負冰二日農率均田三日丁亥萬舞入學四日亥子始蠶執養宮事五日王萑莠六日五月啟灌藍蓼七日六月鷹始摯八日九月丹鳥羞白鳥且竝傳引之九日十一月王狩竹書亦云頌小正知此書本以小正

名今冠以夏者蓋先儒所記禮書二百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

篇夏小正第四十七小戴又刪為四十九篇遂無此書今綜兩

戴本觀之多出周秦而保傳又出于漢之賈生蓋大戴以其書

最古特題曰夏也嘉慶四年先大夫約齋先生出宰潛山筠隨

侍在署幕賓有夏小正鈔本傳文多刪節又有金仁山履祥說

濟陽張稷若爾岐說北平黃崐圃叔琳說頗為詳備使小胥鈔

存之今夏覆檢大戴本有傳無經此由經傳別行讀者見經已

具傳中遂鹵莽而刪經以致今之讀者謂此書經傳雜糅不知

僥越經傳者始于後漢之費直戴德乃前漢宣帝時人也儀禮經傳通解于傳中別出之爲經而閒有遺漏仁山儒者之說不甚考故實崑圃考之矣而或以己意竄易舊文余乃合鈔爲一本異文則參合用之疏解概用三家之說閒亦竊附己意疑者仍闕之命之曰正義竊取唐宋經疏之名也顧念朱子別經于傳斯不得不增傳曰于每月之首鈔本于傳文之外益以三家斯不得不增傳曰于每條之首如周易上下經及十翼分爲十二篇自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各附各卦之後遂加傳字如今本乾卦是其式也鄭氏以後更分彖翼于卦辭下象翼于爻詞下於是彖曰象曰紛紛錯出矣初學讀之亦自有利然爻詞小象其義各有相承者而小象之韻則無不相承者今爻爲象隔象亦爲爻隔其弊甚大本書記時令無易之大義

卽分之亦無其大弊然如十月傳若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  
娠二句相連則朱子之說可解今旣別之猝亦難通皆自然之  
勢也經義述聞引有孔氏盧氏兩本我未得見將廣求而補正  
焉

越歲庚戌復取傅氏本讀之傅氏名崧卿宋山陰人官給事中

其序曰政和中

宋徽宗十一年  
辛卯改元政和

得關澮本有注釋二十三處以

集賢大戴禮參校兩書互有得失傅氏所校雖不精而古本之

誤具見於此矣吳縣黃堯圃

不烈

得明袁尙之所刻傅氏本以通

志堂本惠定宇手鈔本校正數十事又以長洲顧梧生

鳳藻

所撰

夏小正經傳集解併鈔版行之顧氏所據本以宋韓元吉所刻

大戴禮爲主其或謬誤則正以傅氏本博觀約取體例謹嚴稱

其爲經生家言也余讀傅氏序始知離經于傳實自此始又讀

集解於素所未明者已多辨哲然大戴至今二千年矣各本已不同小正前乎此者又二千年而欲其無闕佚訛謬豈可得乎傳言或曰者八其六謂說之者不同而或曰祭韭或曰人從直謂經文有不同況小戴刪之不復列于學官誦習者少流傳千年宋人刻之于久經斷爛之餘後之學者不思夏書渾渾不盡可以意逆志而苦心孤詣務欲通其所難通雖勢不可已恐亦有鑿空失實者矣夫遵明曲解八十宗尙幸有不訛之本可以考其實也小正必無古于宋本者將安所考正乎故余再鈔撮之於諸本不同之字句詳悉書之卽其謬顯然者亦皆甄錄使人知前賢用心之勤亦以見蕪穢難治必不能復古復始且前人所不從者或後人鑽研復有所會能拾前人之遺乎反覆改之至八九過亦僅略可屬讀而已若夫字比句櫛鑿然言之則

聖人能言夏禮尙惜杞不足徵然當時固猶有杞也其故虛今爲邨落名曰杞城隸吾安邱豈復能向此編氓而徵文考獻乎哉

弟子職正音自序

漢書藝文志旣收筦子於道家而孝經類中又出弟子職知漢初固已重此篇矣儀禮經傳通解亦載之兼錄舊注且區別其韻吾友日照許元翰瀚以其韻尙疏也更詳定之所據者段氏六書音均表也正韻△其側閒韻□其側甚便初學惟受業之紀十二句元翰分兩韻今則通爲一韻其他亦小有增改通解分章今亦依之惟區受業對客爲兩章舊注亦鈔之有未愜者則出鄙見爲之訂正以爲家塾訓蒙之用焉

附錄

先生讀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有手校本於玉林之說多所是

正魚臺屈萬里輯錄傳之

山左先哲遺書提要

先生遺文未自編定姪正夫蒐輯為清詒堂文集魚臺屈萬里

復益以扶溝筆記羣書敘跋補入三十餘篇合前釐為二卷

同上

貫山家學

王先生彥侗

王彥侗字■貫山子能讀父書貫山著毛詩重言先生校補

九十七事採入書中各從其類附之父沒後先生齋遺書至京

師進呈時以比公乘詣闕獻書故事

參貫山毛詩重言自序潘祖蔭撰說文句讀序

貫山交游

陳先生慶鏞

別為頌南學案

翟先生云升

翟云升字舜堂號文泉掖縣人道光壬午進士官廣西知縣改  
國子監助教性耽六書尤嗜隸古吉金樂石搜藏甚富蓋寢食  
於中者四十餘年嘗以先後所得金石搨本二百數十種選字  
雙鉤區分部類著爲隸篇十五卷續十五卷再續十五卷或因  
委而溯原或假賓以定主論者謂可以扶羣經之絕學祛字書  
之積習破世俗之拘墟其體例爲最善云又著有五經歲徧齋

集

參隸篇陳官  
俊揚以增序

隸篇自序

自南宋以來集隸字爲書者皆以韻分愚以爲保氏六書屢於  
偏旁說文偏旁五百四十分別部居爲文字根苑繇篆變隸去  
繁趣約非偏旁無以觀其變非分別部居無以觀其變之變隸  
篇所爲作也洪文惠公之言曰字書行於今者篇莫加於類篇



類篇之編字也頗異說文而不竄亂偏旁之舊是以篇內部居式遵乎此其有未收則文惠所謂所載隸古以石刻校之攬撫尙多脫略者今以所得比類羸入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草之中芸若殊莖一木之閒松柏各葉且於終卷目錄竊取顧氏隸辨偏旁之意而引伸之推本說文以篆爲綱凡篆同而隸異者屬焉又副以通例以隸爲綱凡隸同而篆異者屬焉經緯參互曲盡其蘊所以觀其變與變之變者於是乎在矣至於所據遺文爲拓本爲可信之樞本手自雙鉤豪芒必謹一點一畫疑似闕如而於諸著錄家無所取鬻以劉氏隸韻婁氏字源以下諸書皆經傳寫重柔漸失本真沿譌襲繆心所未安爾嘗慨金石隸古流傳至今者視宋人所錄裁三之一耳閒有後出不敵所亡余又伏處海瀕見聞竝隘猥欲捋盈卷軸豈易爲功賴諸

同志不吝所藏競相餽遺積數十年得溢百種羣分類聚連綴成篇然而粗具規模尙多罣漏非有衛荆居室之節不無馮煖彈劍之思是後復徵遺佚相繼登來余以甲子餘年因此區落而廣益之乃爲厚幸耳同志者謂蒙古奎榆村觀察昌錢塘吳

仲雲觀察振石埭方友山司馬熙海昌許珊林刺史櫛元和張

六琴巡政祿漢陽葉潤臣名道州何子貞紹何子毅紹海豐吳

子苾式日照許印林瀚安邱王棗友筠諸城劉燕庭喜李月汀

璋蓬萊葛瀛賓元棲霞牟農星房濰縣譚怡堂均郭次虎熊劉

徽五文陳敬堂官陳壽卿介膠州張不羣羣孫貽亭榮孫雲舫

榮傅鐵巒廣柯康侯名孫渥田既張小雲祖同邑呂筠莊延諸

君子也

隸篇續再續自序

隸篇集既成同志者復以有力之彊冥搜苦索發不宣之祕拊已湮之蹟抉未有之奇以金石拓本鉤本詒我者仍至且加密焉不及三年檢所得數已過前編之半時諸君謬以前編梨棗梨固思踵事又欲繕刻之出自一手也乃集爲續編續編垂成又有所得是爲再續因邱陵以增高資鉞鏤以致飾凡厥體例一如前編惟其字在前爲通在今爲正而形非殊異者不更錄入凡四閱月次第付棗夫以余之鄙陋有志竟成成至於續續至於再質之近今諸著錄家輒見其羸尠有所絀於是爲厚幸矣方再續之草創也通州馮集軒大令雲鵬以書來謂畫象題字在嘉祥焦城邨寶應射陽聚者皆可力致得之曷少須焉余應之曰衛荆今見爲富有馮煖亦不復歌且遺珠之在天壤者又奚止於此設有後至別爲三續可也

書經卷之六

卷之六

書經卷之六

六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五終